

# 黎明的河边



# 黎明 的 河 边

原著 峻 青  
编绘 顾炳鑫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**【内容提要】** 解放战争时期，在昌潍河东地区坚持敌后战斗的第一武工队，活跃于烟潍路两侧，打击还乡团匪徒，有力地威胁着敌人的运输线。为了加强河东的斗争，粉碎敌人“扫荡”昌潍后方的阴谋，军分区决定派姚队长、杨副队长前往河东整顿武工队，领导队伍进一步发挥牵制敌人的作用。姚、杨两人在通讯员小陈护送下，历尽艰险，通过宽达四十余里的敌方严密警戒区，渡过潍河，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党交予的任务。

这个故事，表现了革命人民不避艰险、坚贞不屈、英勇献身的崇高品质和斗争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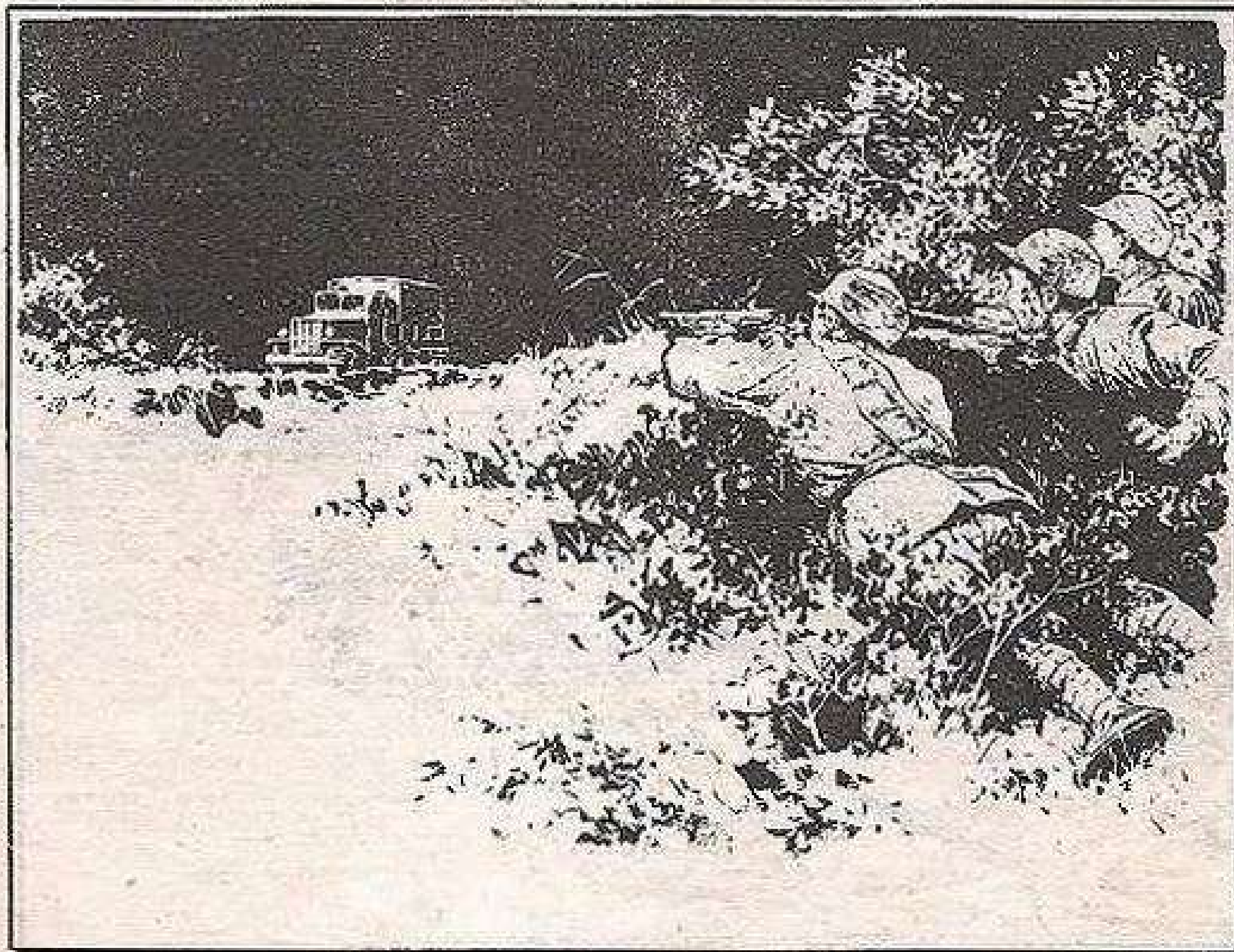


(1) 解放战争时期,有一件往事,使我永远刻记心里。那是一九四七年的秋天,国民党匪军向我胶东解放区进犯,当时,我们的区、县机关,都改编成武工队,就地坚持斗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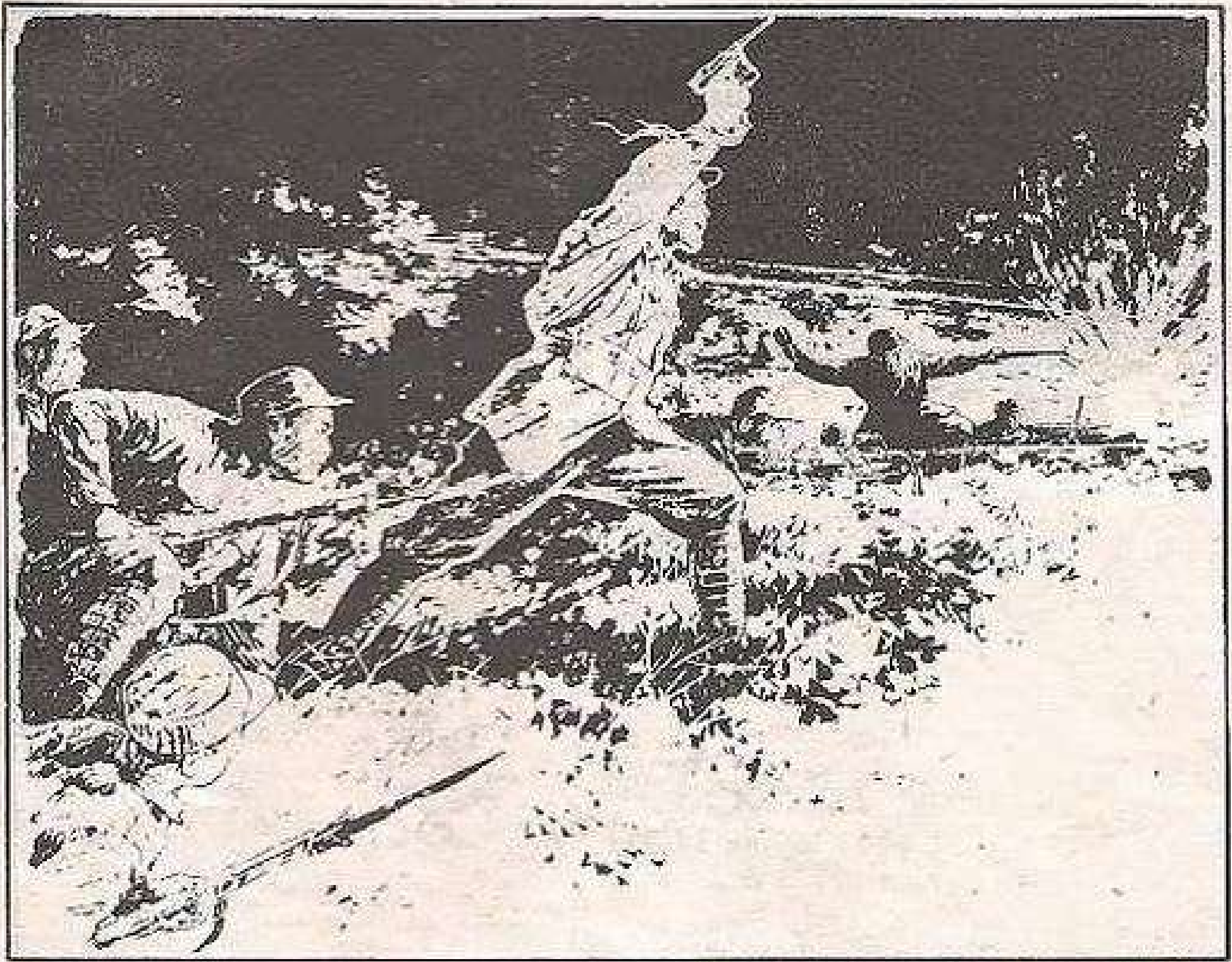


( 2 ) 敌人侵占昌潍后，潍河以东地区就变成了敌人的重要据点和运输线，因此，组织上把马汉东和刘均领导的第一武工队调到了河东地区。





( 3 ) 这支武工队活跃在烟潍路的两侧,打汽车、割电线、袭击还乡团匪徒,严重地威胁着敌人的运输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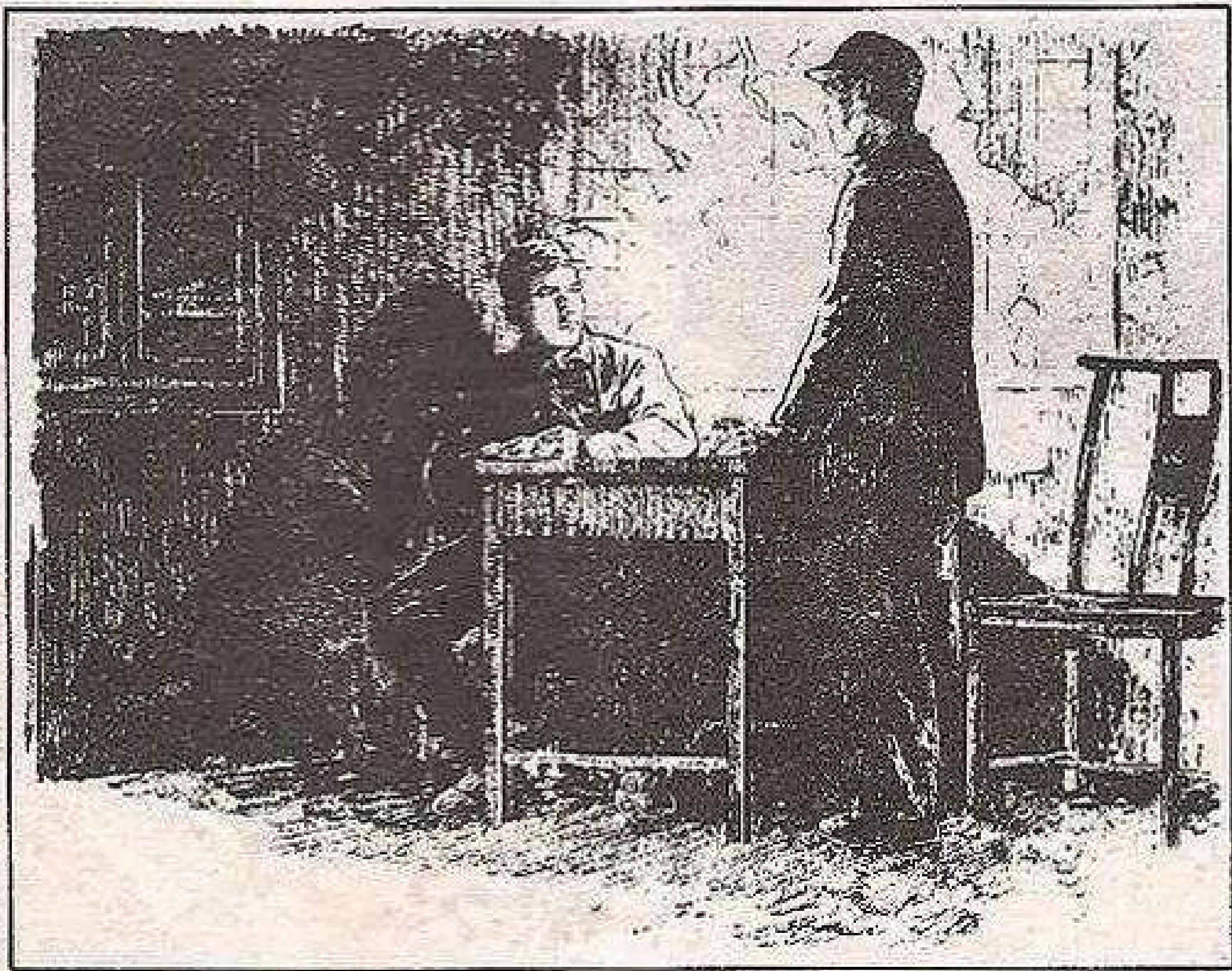


(4) 可是，队伍里出了叛徒。一天，宿营地被敌人包围了。第一武工队因为寡不敌众，想杀开一条血路突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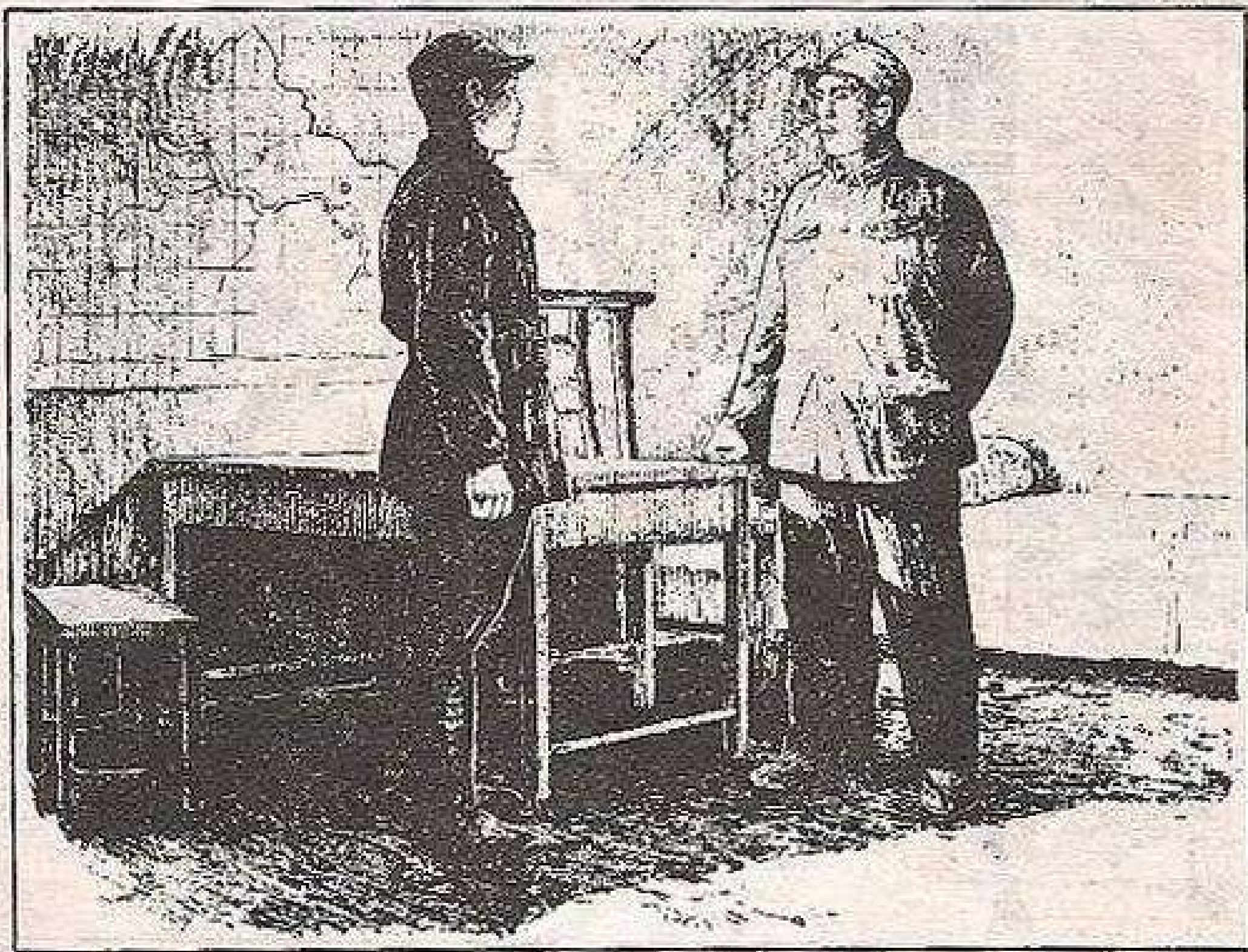


( 5 ) 几次突围都没成功，打了整整一天。到天黑，武工队的弹药打尽，队伍也冲散了，马汉东和刘均用最后的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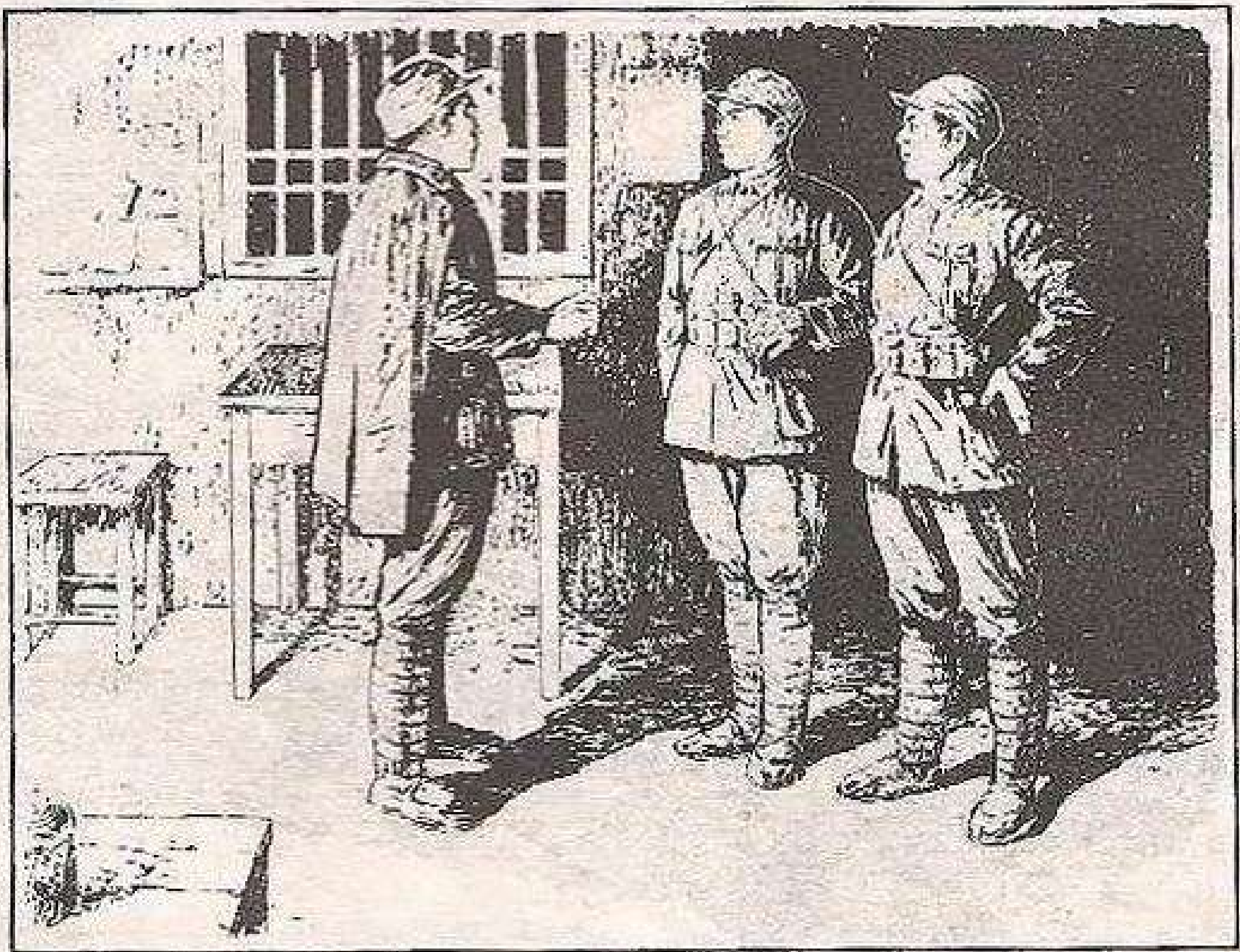




( 6 ) 那时，我还在西海军分区工作。一天深夜，政治处张主任把我找去。他心情沉重地把河东第一武工队的情况跟我说了一遍。这消息象晴天霹雳，使我呆住了。



(7) 张主任沉默了一下接着说：“老姚，现在组织上决定派你到河东去接替老马的工作，担任第一武工队队长，老杨当你的助手，连夜就出发，马上把队伍整顿起来，继续坚持斗争。”



( 8 ) 我立刻找到了老杨,决定争取天亮前渡过潍河,但这段路不熟,并且要经过四十里宽的敌人严密封锁的地区。我们就到侦通队去找李队长。李队长说:“熟悉这段路的交通班都出发了,现在只剩下一个小鬼,叫他来给你们带路吧!”



(9) 一忽儿，来了一个十七、八岁的青年，李队长对他说：“小陈，这位是姚队长，这位是杨副队长。他们今夜要到河东去，带路的任务交给你，你要负责把他们送到。”“是！”小陈响亮的答应着。





(10) 看着他矮小的身材，我不禁犹豫起来。李队长看出了我的心事，笑着说：“老姚，别小看他，他还是交通班的骨干哩。他的家就在潍河西岸，爹娘都是党员，他们一定能把你们送过去的，放心吧！”





(11) 三个人向东出发了。天色漆黑，西北方响着雷，打着闪，眼看大雨就要来了。



(12) 我发起急来。临行时，张主任曾一再叮咛说：敌人已经从大泽山抽回了一个师，要对昌潍后方进行“扫荡”。因此我们一定要在三两天内把武工队整顿好，来牵制敌人。为了争取时间，今夜一定要过河。



(13) 风来了，雨也来了。象瀑布一样的大雨，使我们全身湿透了。一会儿，我和老杨都迷失了方向，小陈却沉着坚定地在前面走着，不时回头招呼，叫我们当心前面的小沟和附近的敌人据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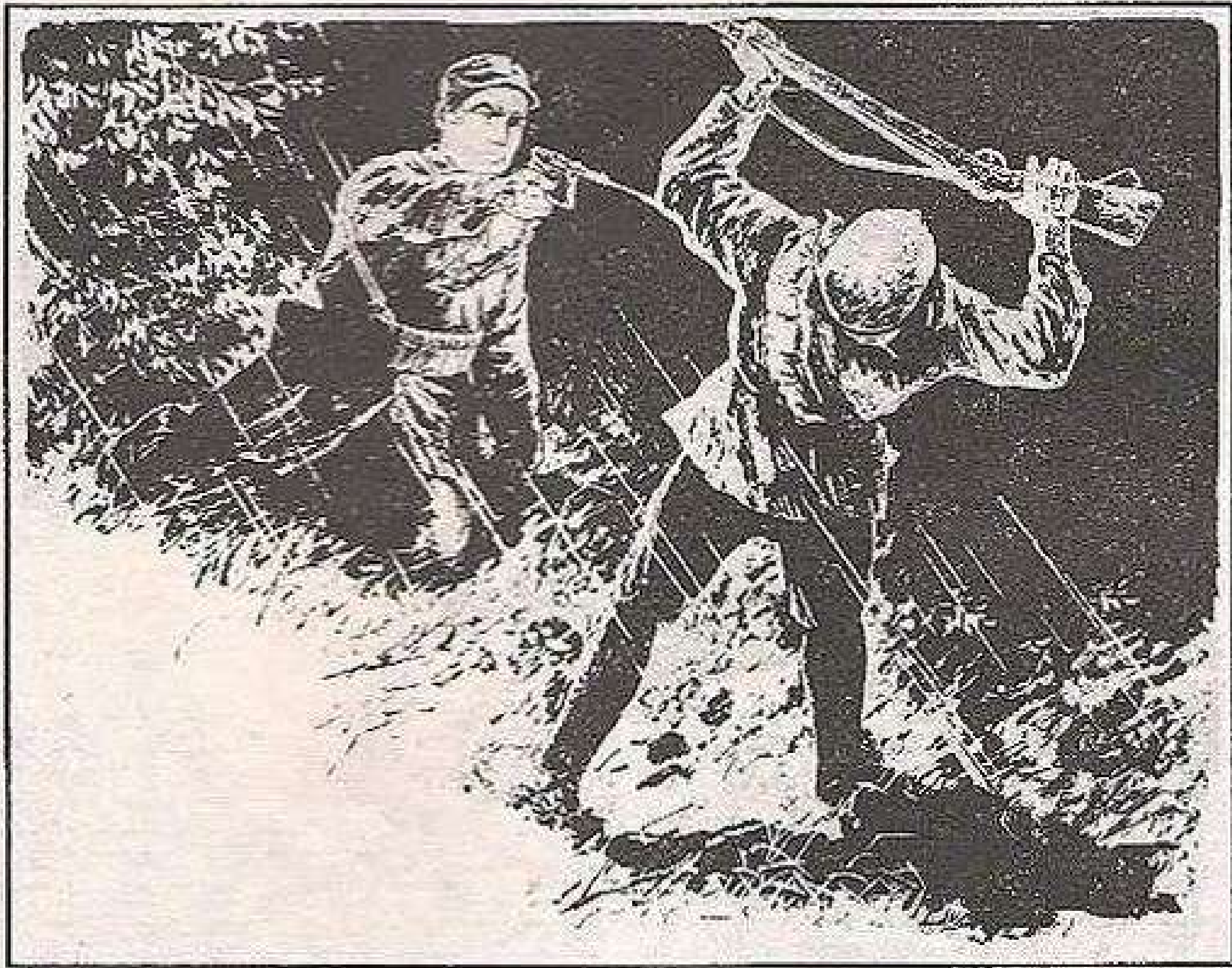


(14) 这时，我的心绪也安定下来，觉得在大雨中赶路是困难的，但也不会遭遇上敌人。谁想到没走多远，忽听前面一阵涉水声，电光一闪，照见了一群人影。





(15) 原来是二、三十个还乡团匪徒，押着十多个村干部，迎面向我们走来，我们立刻蹲下身子，准备打它个措手不及。



(16) 等敌人走上來，我对准头前的匪徒打了一枪，这家伙应声而倒。这时，我发觉周围都是匪徒，便端起匣枪，向匪徒们扫射起来……



(17) 被捕的村干部一下都跑开了。敌人被打死的打死，剩下的都逃走了。我们三个人没一个受伤。这时，风停了，雨也住了，我们继续在黑暗中前进。



(18) 走了一会儿,走进了一片荒草洼。小陈突然停住说:  
“咦!这是什么地方?正东不经过草洼呀!”老杨说:“不对!  
这哪里是向东,依我看是向南走了。”





(19) 小陈愁苦地说：“刚才跟敌人乱转了一圈，我也有些糊涂了……”我说：“别忙，试试风向看。”可是，没有一丝风，连草梢都不摆动一下。



(20) 没办法，又走了一会，仍没走出这片草地。我建议不要再走了，天快亮了，拂晓时再决定。于是我们就停下来，焦急地等候天明。



(21) 小陈默默地坐在我身边，一句话不说，心事很重，突然鼻子一抽一抽啜泣起来。老杨在咕噜，我触了触他的胳膊，劝他不要再埋怨了。



(22) 不一会，老杨呼噜地睡着了，小陈默默地望着乌沉沉的天空，我焦虑地在想着河东！河东……





(23) 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小陈推了推我，指着远处放白光的地方说：“姚队长，那是正东，我们走的方向没错。”



(24) 这时，又听到一种特别的巨大的呜呜声，我问这是什么响声，小陈侧耳听了一会，突然狂喜地喊道：“大河，队长，咱们已在河边！”



(25) 我高兴极了，但老杨不信的说：“哪能这样凑巧，况且晚上怎么没听见这声音？”小陈肯定地说：“是的，一定是，我从小在河岸上长大，我能听出这声音来，昨晚上大雨，这是河里涨大水的声音。”



(26) 天渐渐明亮起来。草洼的西北面都是村庄，南面是稠密的果树林。东面闪动着一条微微发光的白色长带，声音就是从那边传来的。小陈指着白色的长带兴奋地说：“潍河，那是潍河！”





(27) 小陈又向南面望了一会，抓住了我的胳膊激动地喊道：“姚队长，南面那片果树林子的中间，就是我的家。前几次往东送干部，我们也打这里走，这儿是秘密渡河的地方，有一只木船藏在沙柳丛里。”



(28) 小陈孩子气的脸兴奋得红润起来，我和老杨也抑制不住这意外喜悦的激动：“快走吧，河边有咱们的船，趁天还不亮过河！”



(29) 当我们气喘吁吁地奔到河边的时候，小陈突然惊叫起来：“啊呀！糟了！船被河水冲走了。”原来藏小船的地方，现在已变成了河心，水漫到了二道堤，河面足有一里多宽。



(30) 望着滚滚的大水，大家急得没办法，我和老杨不会凫水，小陈一个人能凫，可不能解决问题，最后小陈说：“到我家去，我爹他也许有办法。”于是，我们离开河岸，往果树林走去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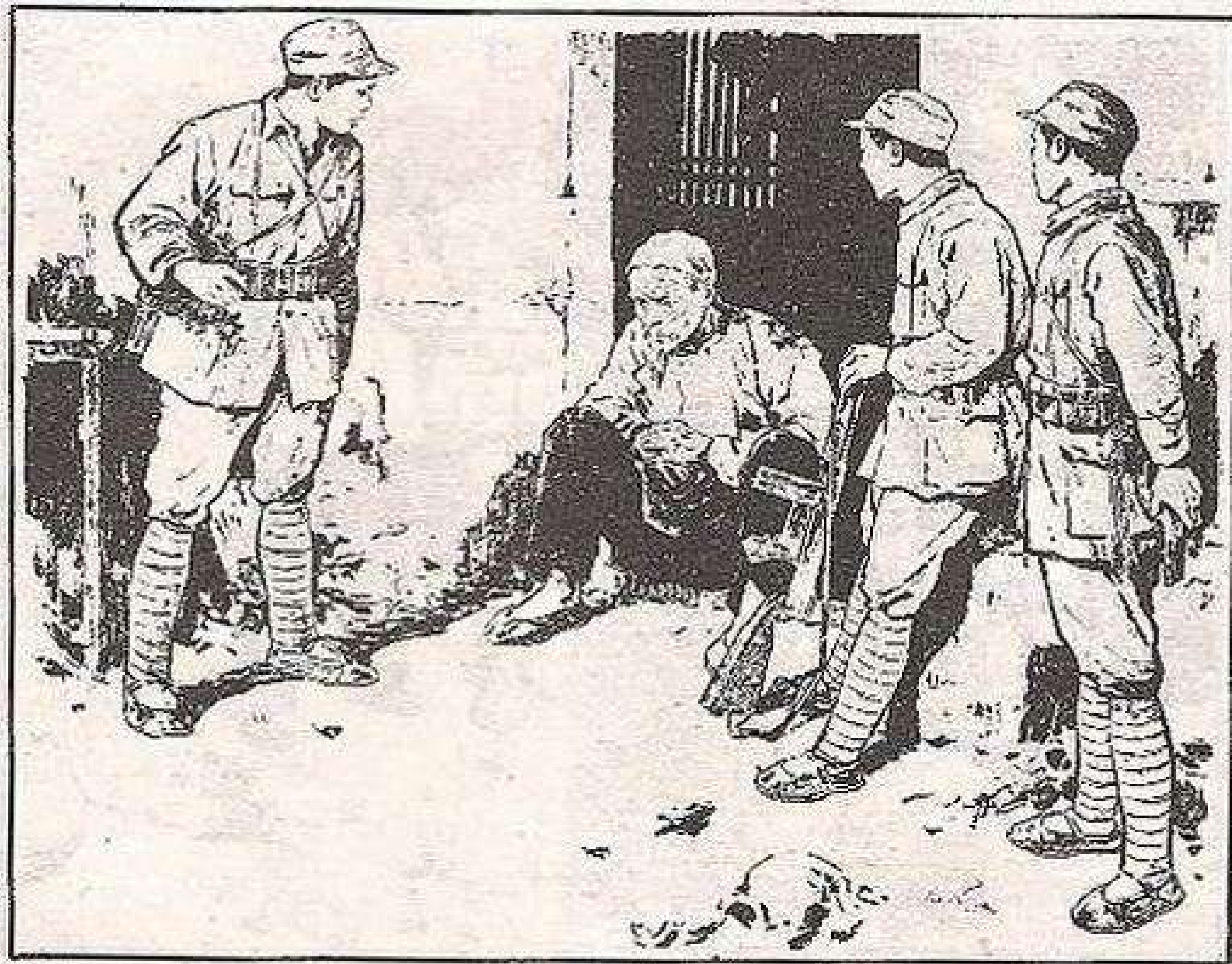
(31) 穿过林间小路，出现了一座四面都围着葡萄和葫芦的小屋。一只凶猛的大黄狗，气呼呼地向我们扑来。小陈踏上一步叫道：“虎子，虎子！”它立刻停止了咆哮，狂欢地摇着尾巴。



(32) 小屋的门开了，一个胡须苍白的老人探出身来，向我们打量了一下，一看见小陈，吃惊地张大了嘴。小陈轻轻地喊了一声“爹！”老人机警地向四周扫视了一下，把手一挥，命令地说：“快进屋来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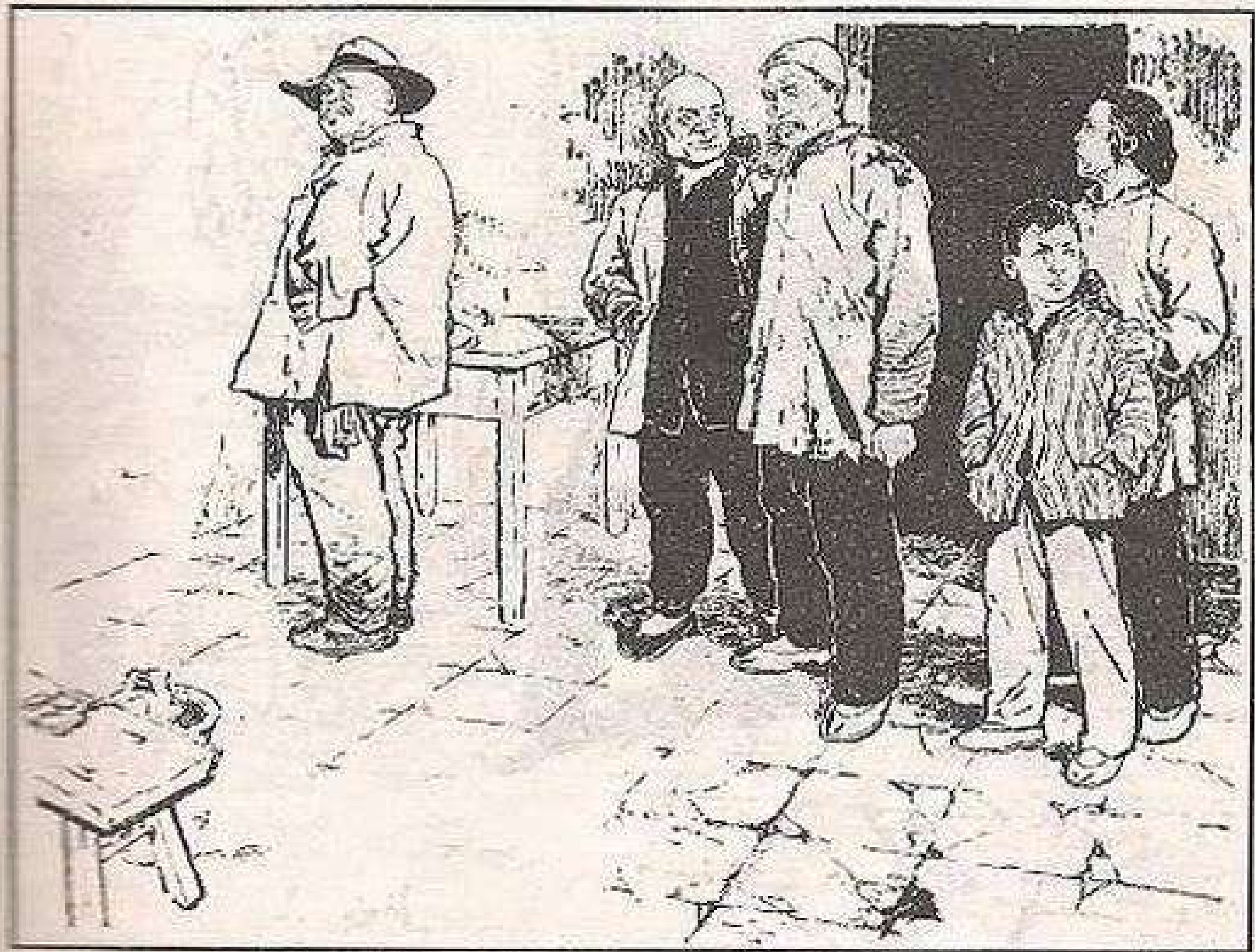


(33) 踏进门槛，屋子里的混乱景象使我吃了一惊。橱倒了，水缸碎了，囤子散了，满地是碗片、粮食、乱草……。小陈向里屋张望了一下，返回身来不安地问道：“爹，我娘呢？”



(34) 老人低着头，停了好一会，才愤然地说：“被还乡团捉去啦，还有你兄弟小佳。”小陈马上紧张地问：“什么时候捉去的？”





(35) 老人深深地叹了口气,接着告诉我们:前些日子,小陈带着同志们常在这里渡河,被叛徒陈兴告了密。前天,陈家庄的还乡团头子陈老五把他们一家三口捉到了保公所。



(36) 先是审问，再是拷打，最后把老头子一个人放了回来，要他回家等着小陈，遇到小陈再带人从这里走时，秘密地把同志们献给还乡团，要不，就不能赎出一家人的性命。



(37) 这消息使我的心怦然跳动起来，老杨望着我，也现出了吃惊的神情。小陈却紧咬着下唇，停了一会，突然问道：“爹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老人冷冷地说：“我嘛，打算叫你回来。”



(38) “叫我回来？找我咋？”小陈吃惊地问。老人愤愤地说：“哼！找你咋？整整五天了，你娘和小佳一直吊在梁头上，咱这一家三口的命你就不管啦！还有咱庄上死了的村干部、军属的仇你们就不报啦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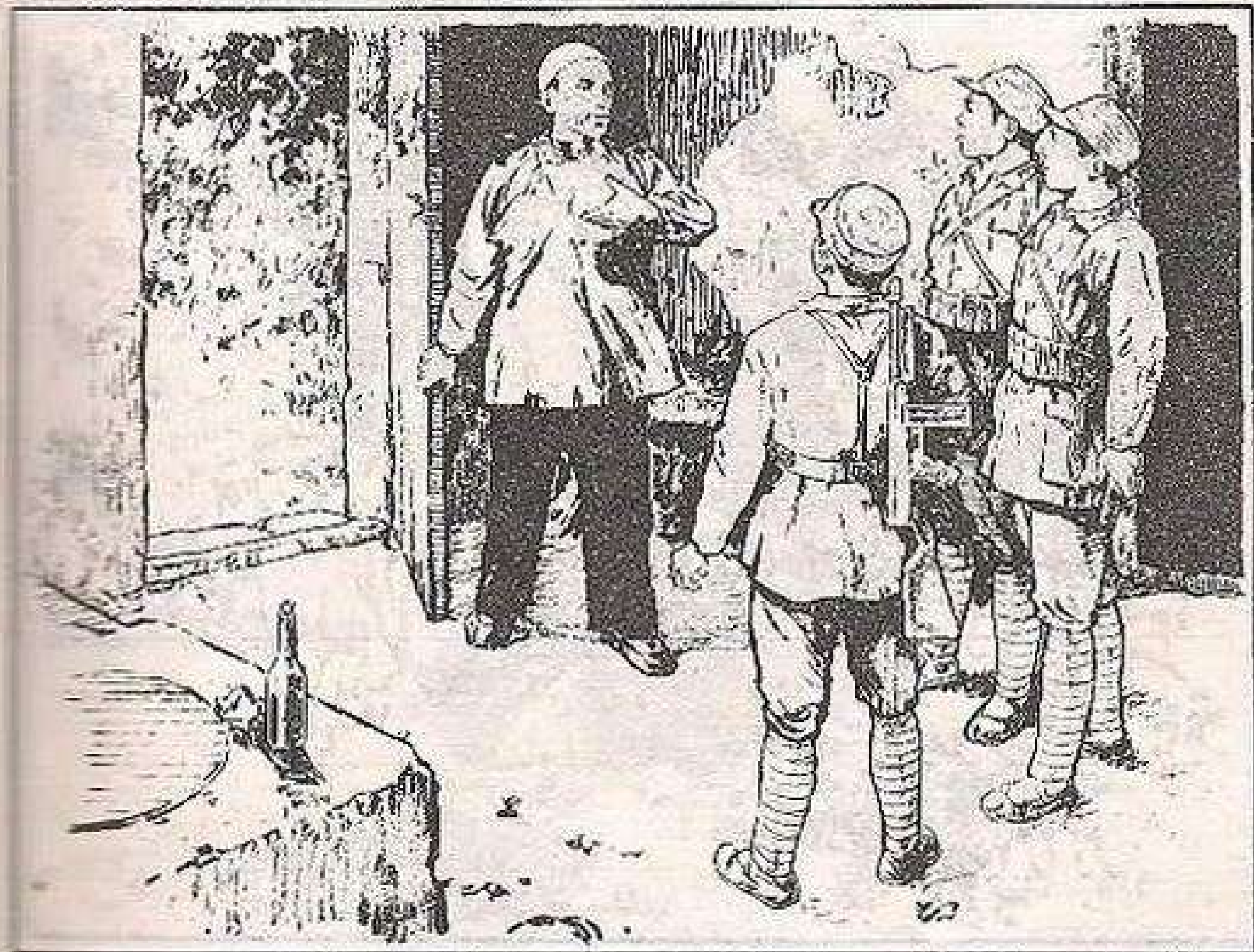




(39) 到这时，我才恍然明白了老人的意思。小陈抓住了老爹的手，兴奋地说：“爹，我不是回来了吗？”老人继续道：“一连两天我没找到你，前天我就想到河东去找马队长，哪知……”



(40) 老杨激动地说：“老大爷，放心吧，河东的武工队完不了！我们就是去河东接替马队长的。”小陈也说：“我就是送他们到河东去的，沙柳丛里的那条船被水冲走了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

(41) 老人兴奋地说：“赶快过河吧！你们可会凫水？”我们说都不行。于是他到里间摸出了一瓶酒，叫大家喝几口解解凉。喝过酒，老人立刻象下命令似地对我们说：“走吧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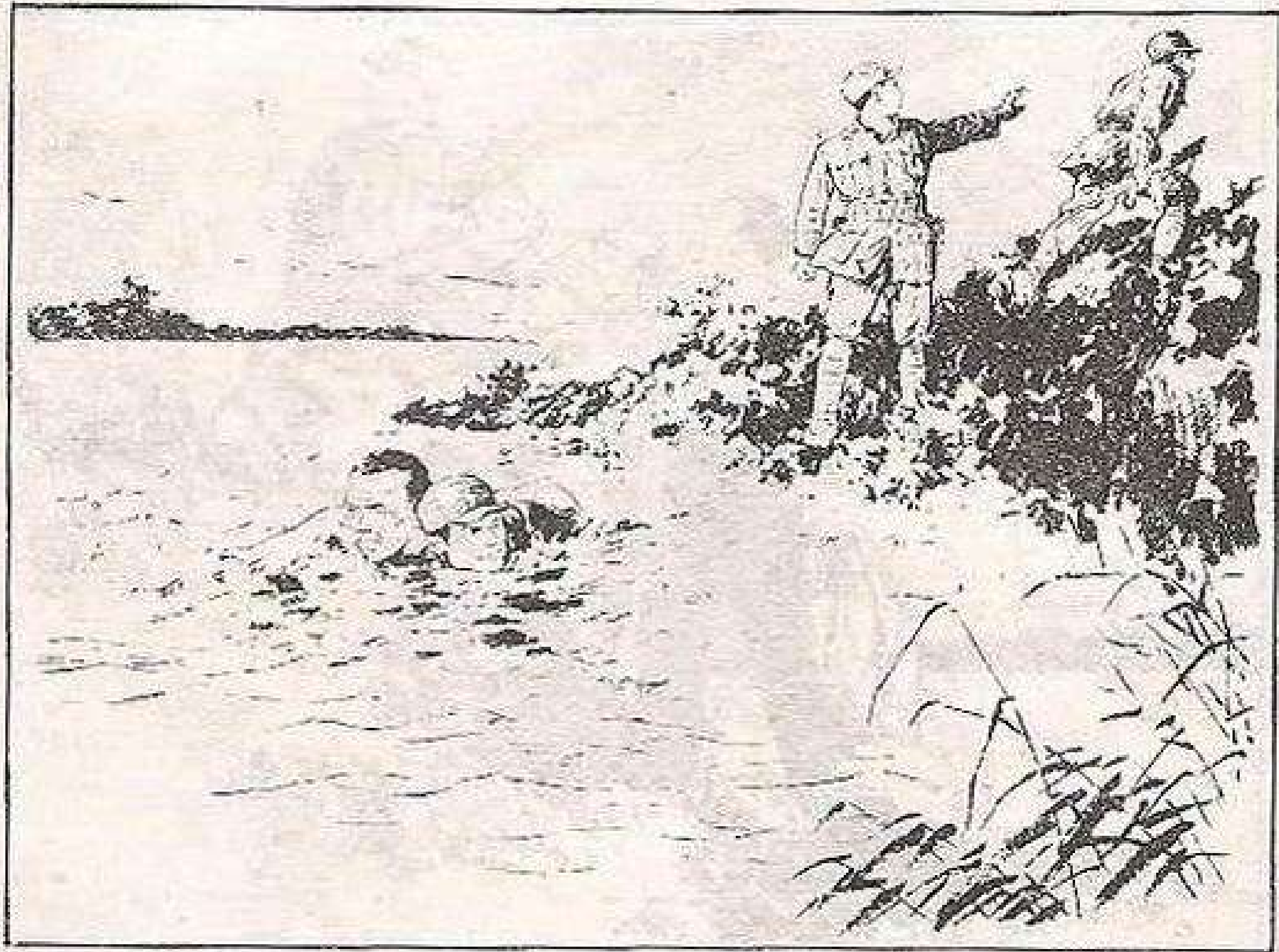


(42) 这时，我忽然想起了吊在梁上的老大娘和小佳，迟疑地说：“我想，老大娘……”老人的胡须抖动了一下，忽地转过身去，厉声说：“走，快走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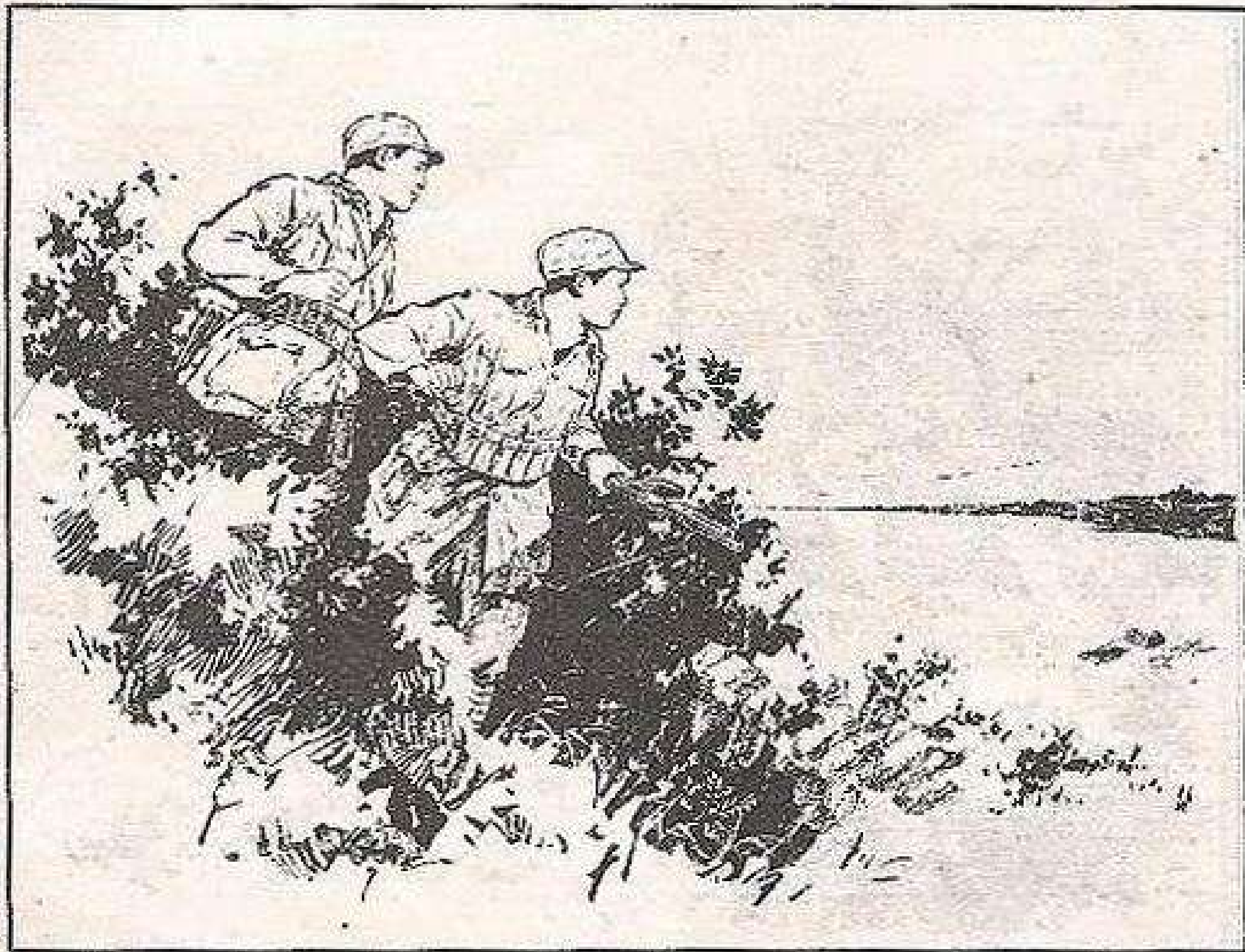
(43) 河面上，风很大，满河里翻滚着白浪。老人吸了一口冷气：“来，我一个个送你们过去。好，谁先下？”我说老杨先下，但老杨要我先下，正在这时，西面突然响了一枪。



(44) 老杨还要说什么，老人就把他一拉，噗通一声，跳下河去。我跟小陈说：“你也下去吧，我来警戒。”但是小陈把身子一转，返身就向堤上跑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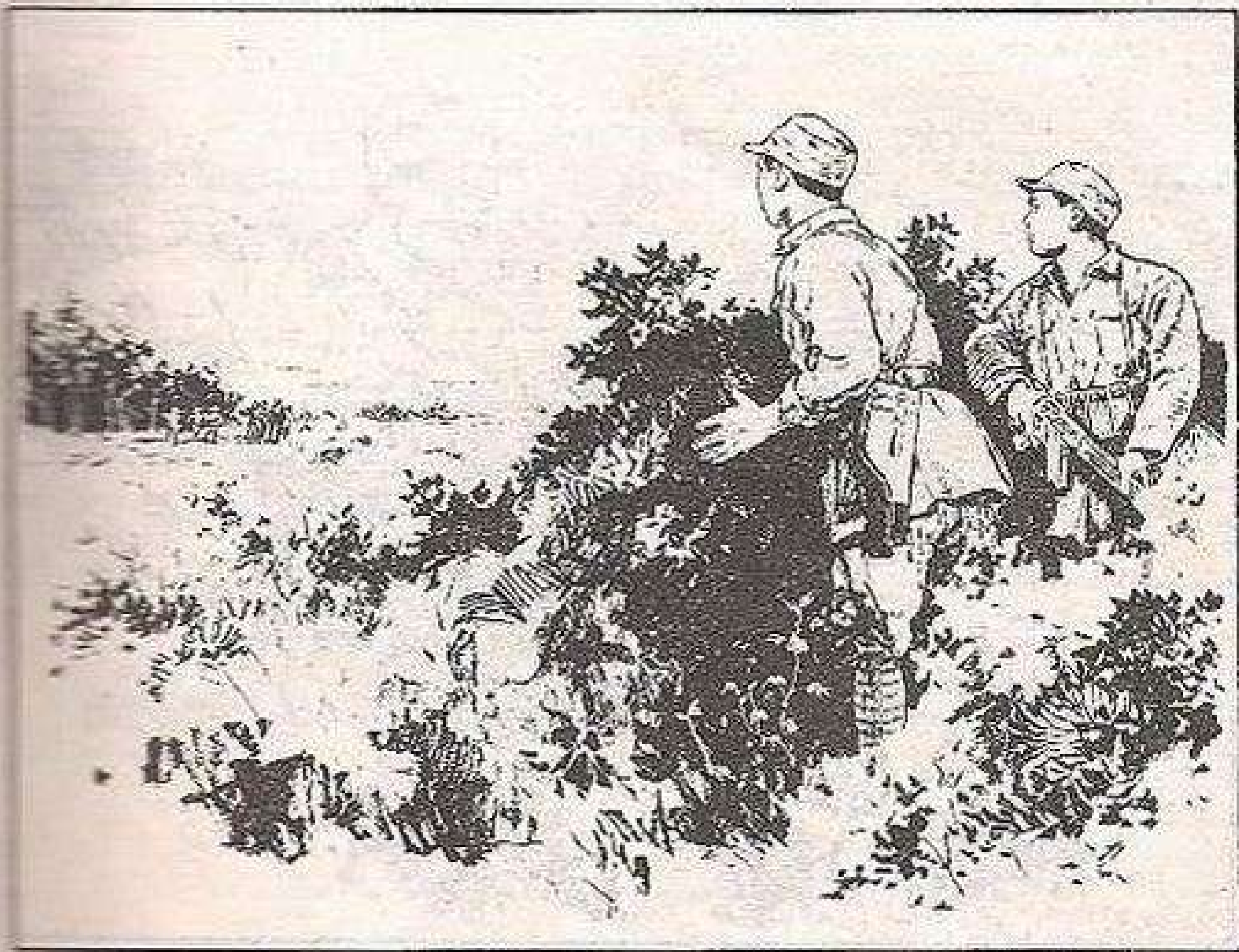


（45）我也随着跑到堤上，向西一望，只见陈家庄的村头上，有七、八条人影，沿着大路向大河方向走来。他们来得并不快，看样子好象没发觉我们。



(46) 堤上有一道壕沟，是一个月以前我军在潍河岸上阻击敌人时挖的。我和小陈就隐蔽在壕沟里，回头望河里，只见老人一只手拖着老杨，一只手划着水，在浪峰里向东急晃。





(47) 再回转头来，只见那股匪徒离开了大路，直向陈老家奔去。我估量当前情势：敌人如果发现老人不在，可能会到河边来搜索。这一来，我们就得背水作战了。



(48) 但是，只要老杨到了河东，那就是我们的胜利。我想安慰和鼓励一下小陈，可是，他倒先安慰起我来：“姚队长，我爹很快就会回来，一定能把你送过去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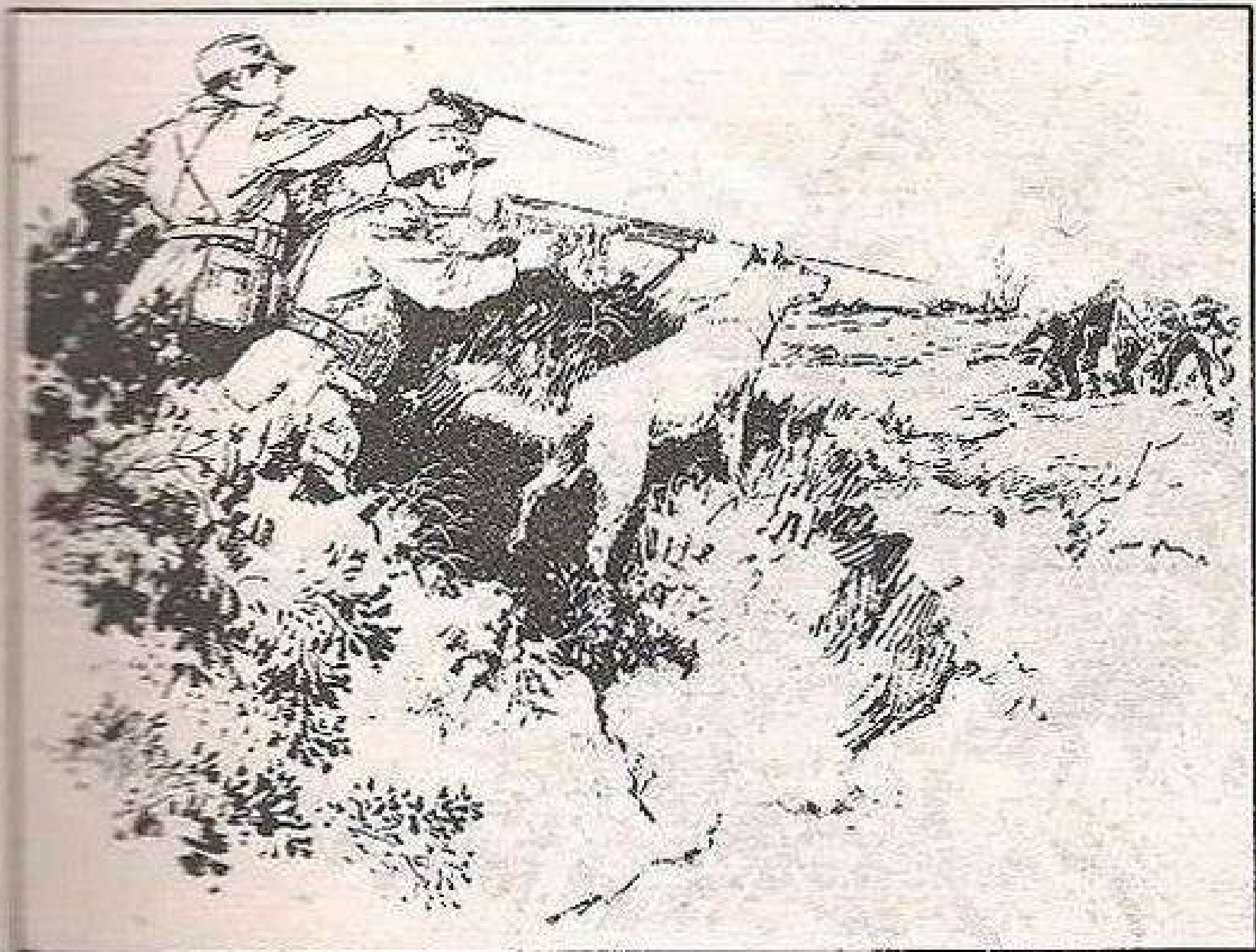


(49) 虎子忽地汪汪地狂吠起来。我抬头一看，只见七、八个匪徒已走出了果树林，急匆匆地径直向着我们的方向跑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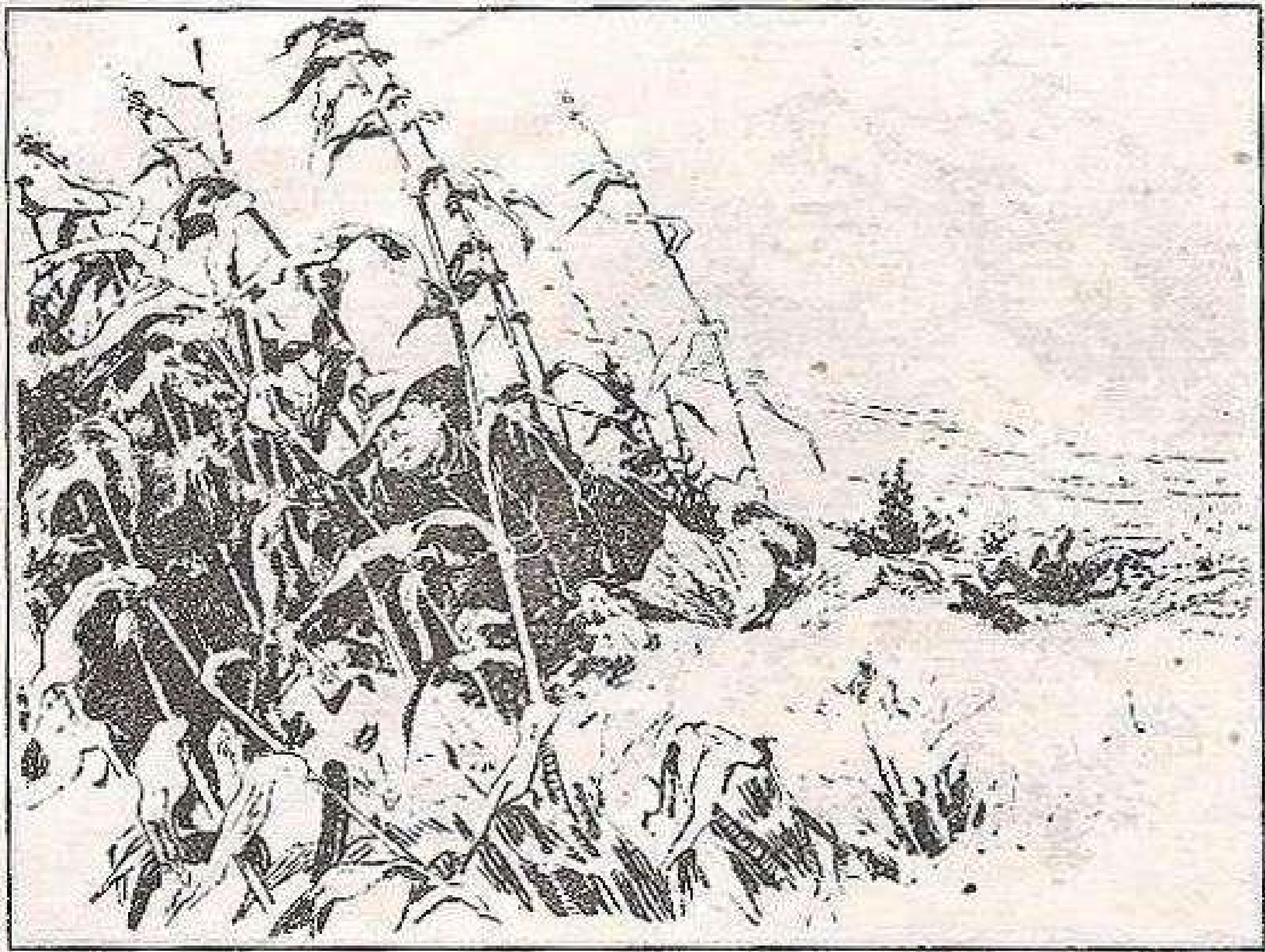


(50) 敌人越来越近了。小陈突然叫了一声“叛徒!”指着为首的那人说:“他就是陈兴,过去是村里的村长,现在和陈老五勾结上了,前几天我带人过河,就是他告的密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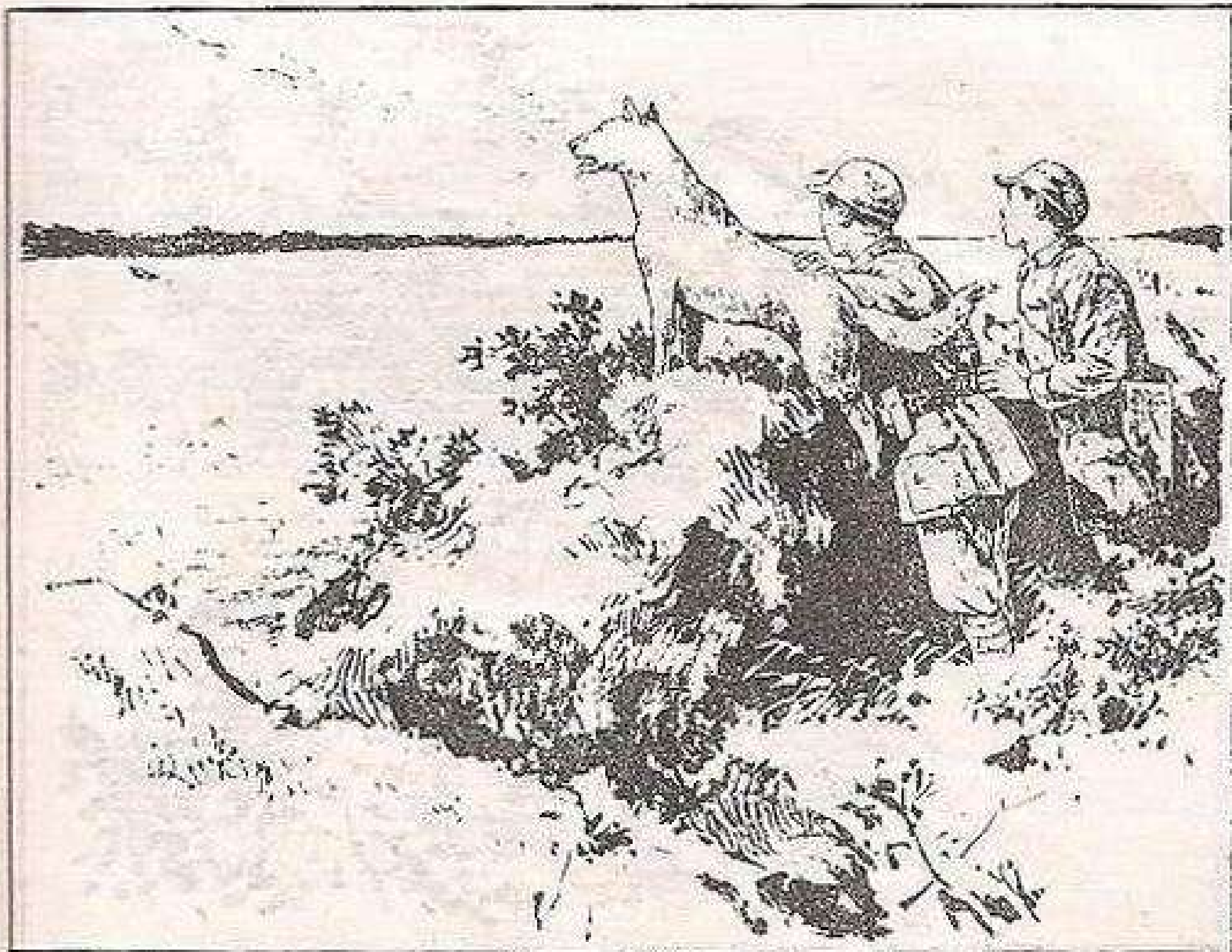




(51) “打!”我一挥手,小陈把枪一伸,“砰!”一声,这叛徒  
真面倒了下去。在这同一时刻,我的快慢机也叫了起来……



(52) 匪徒们被这意外的打击弄昏了，枪都来不及端，一个个倒了下去。只有一个匪徒窜进了高粱地，侥幸脱身。



(53) 枪声停了，风吹散了硝烟。回头看河里，两个黑点似的人影快到达东岸了。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气，但小陈的脸上却并没有轻松的神色。



(54) 陈家庄子那面，突然响起了一阵“当当”的钟声，紧接着，南面、北面村子的钟声也响了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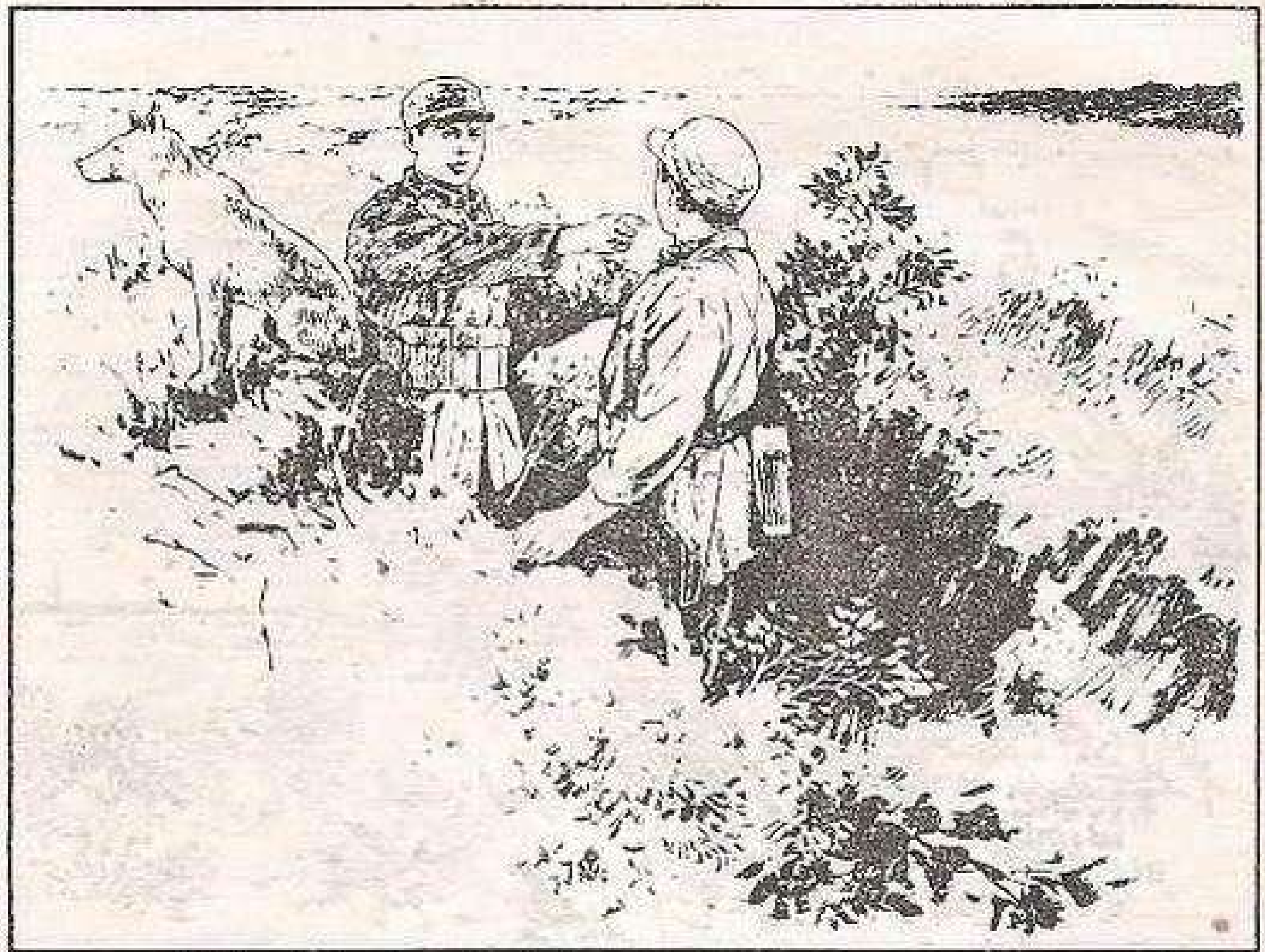




(55) 看样子，要安全渡河，是很难想象的了。敌人很快会三面围攻上来，必须作好大干一场的准备。我把几张机密文件撕得稀烂，抛在河里。



(56) 为了小陈的安全，我说：“小陈，你会凫水，快下河去吧！”小陈生气地把头一转，不动也不吭气。我着急地说：“怎么，没听见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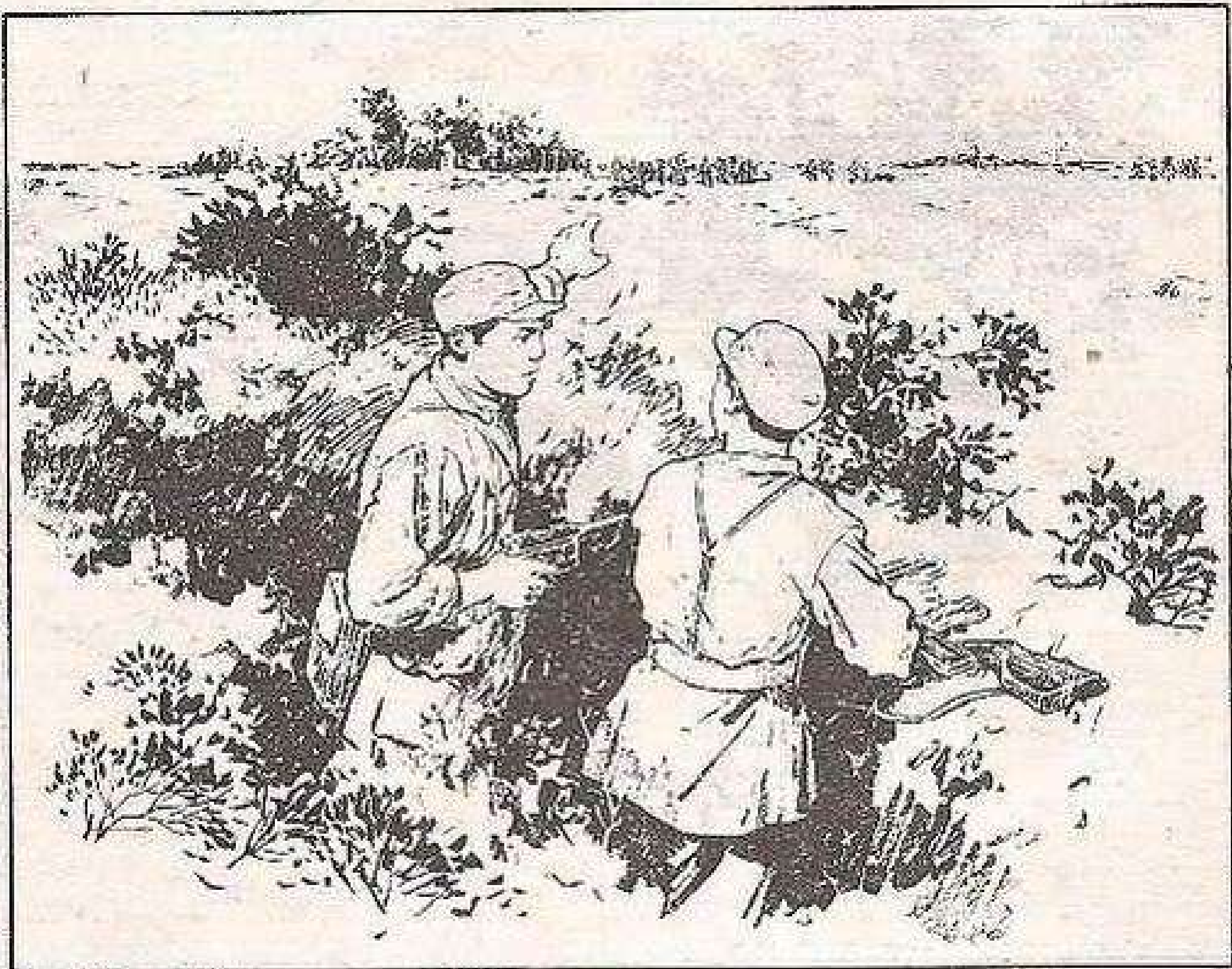


(57) 他仍不答理。我生气地问他懂不懂服从命令？这一下他开口了，一字一字地说：“懂，就因为服从命令，所以才不下河！”我有点火了：“你服从的什么命令？”小陈说：“服从把你送到河东的命令！”



(58) 这时，我才真正认识了小陈，我没有话说了。回望大河，老杨已经上了东堤，老人已开始往回晃了。我的心平静下来，老杨到了河东，武工队就垮不了，人民就有了依靠，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就可以保证完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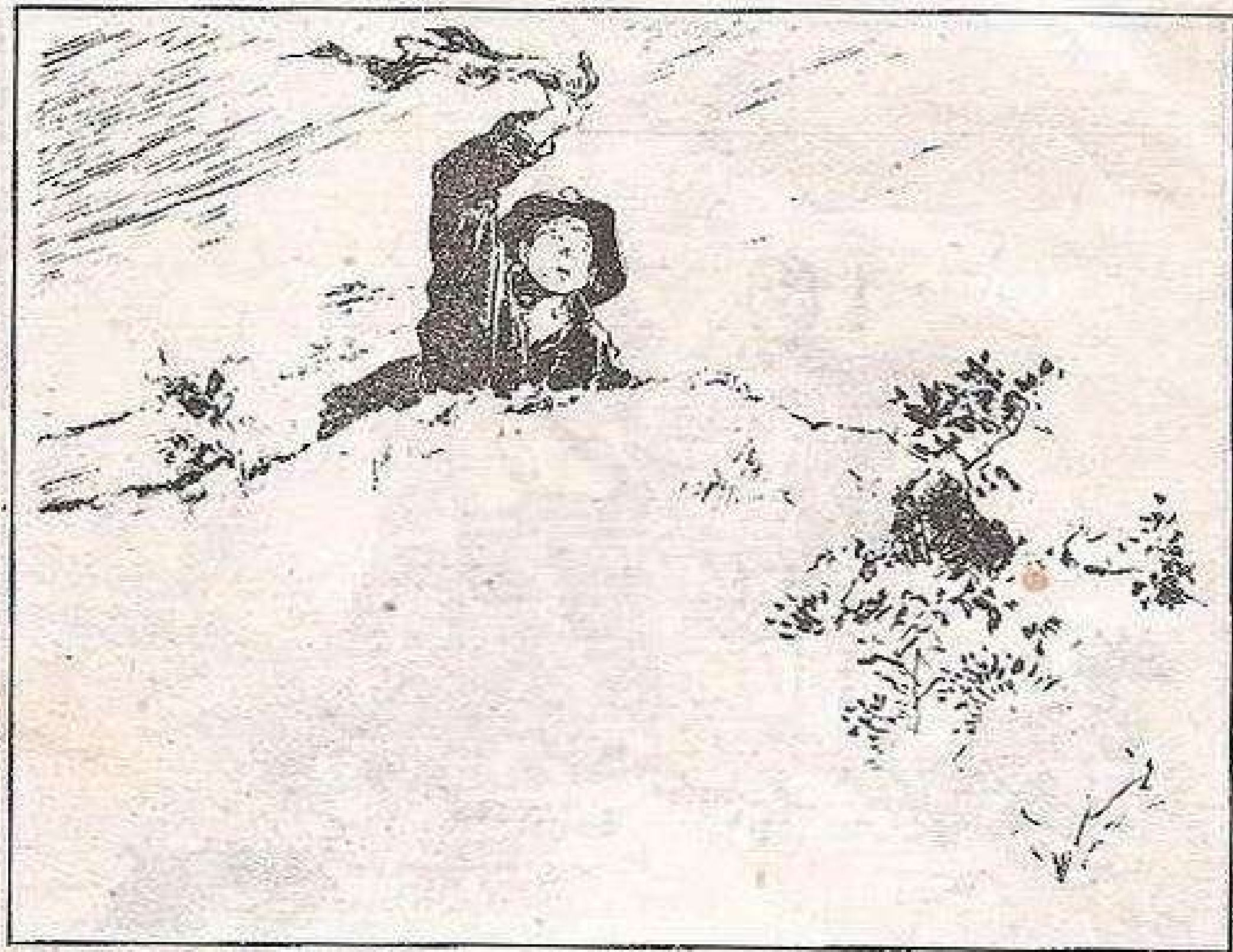




(59) 又向前望，南、北、西三面，出现了一片黑压压的人群，枪声响了，子弹嗖嗖地从头上飞过去。我跟小陈说：“好啦，别生我的气了，咱们准备战斗吧！”



(60) 西面的敌人已经迂回到果树林的边沿，伏在沙丘后面向我们射击。我们沉着地不还一枪。等待敌人更靠前一些。可是，敌人很狡猾，始终不肯离开沙丘。



(61) 突然，射击停止了，沙丘后面探出一个头来，挥舞着一块红布喊道：“别打枪，别打枪！陈家小子，来，你看看，这是谁？”



(62) 接着，沙丘后面推出了两个人：一个是反绑着手的老大娘，一个是拄着木棒的十三、四岁的孩子。接着，后面的匪徒也一个一个探出头来。小陈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雪白。原来这正是小陈的娘和他兄弟小佳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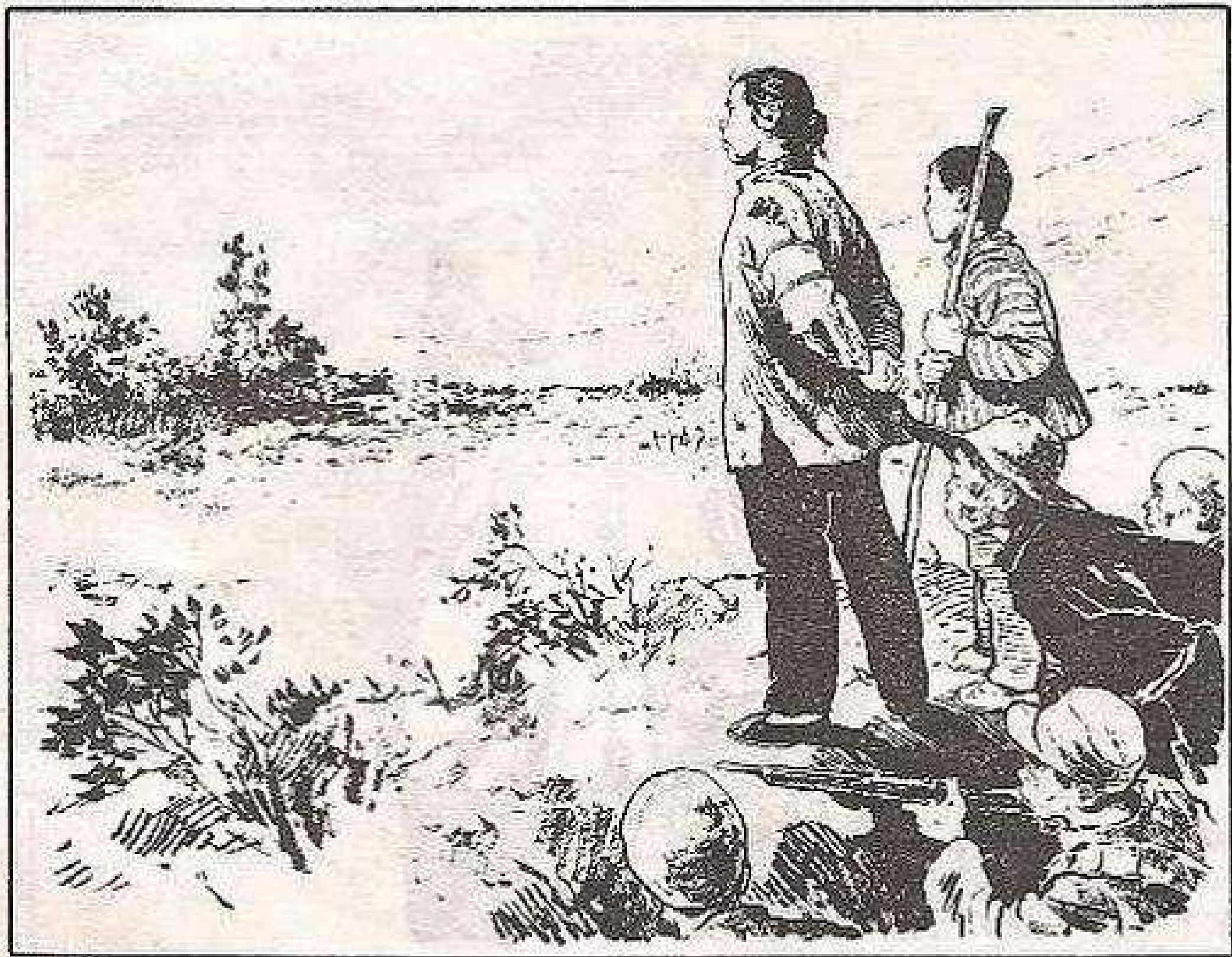
(63) 匪徒又喊道：“好好听着，五爷要和你说话。”接着一个矮胖子叫道：“眼前有两条路：一条是和你娘死在这里；一条是放下枪和你娘回家去过好日子，另外几个八路也保证宽待他们。话讲明了，任你拣吧！”



(64) 一听这话，我气得直冒火，小陈苍白的脸突然变得火红，瞄准的手在发抖，我拉了他一下，低声说：“冷静点，不要放枪，别打着你娘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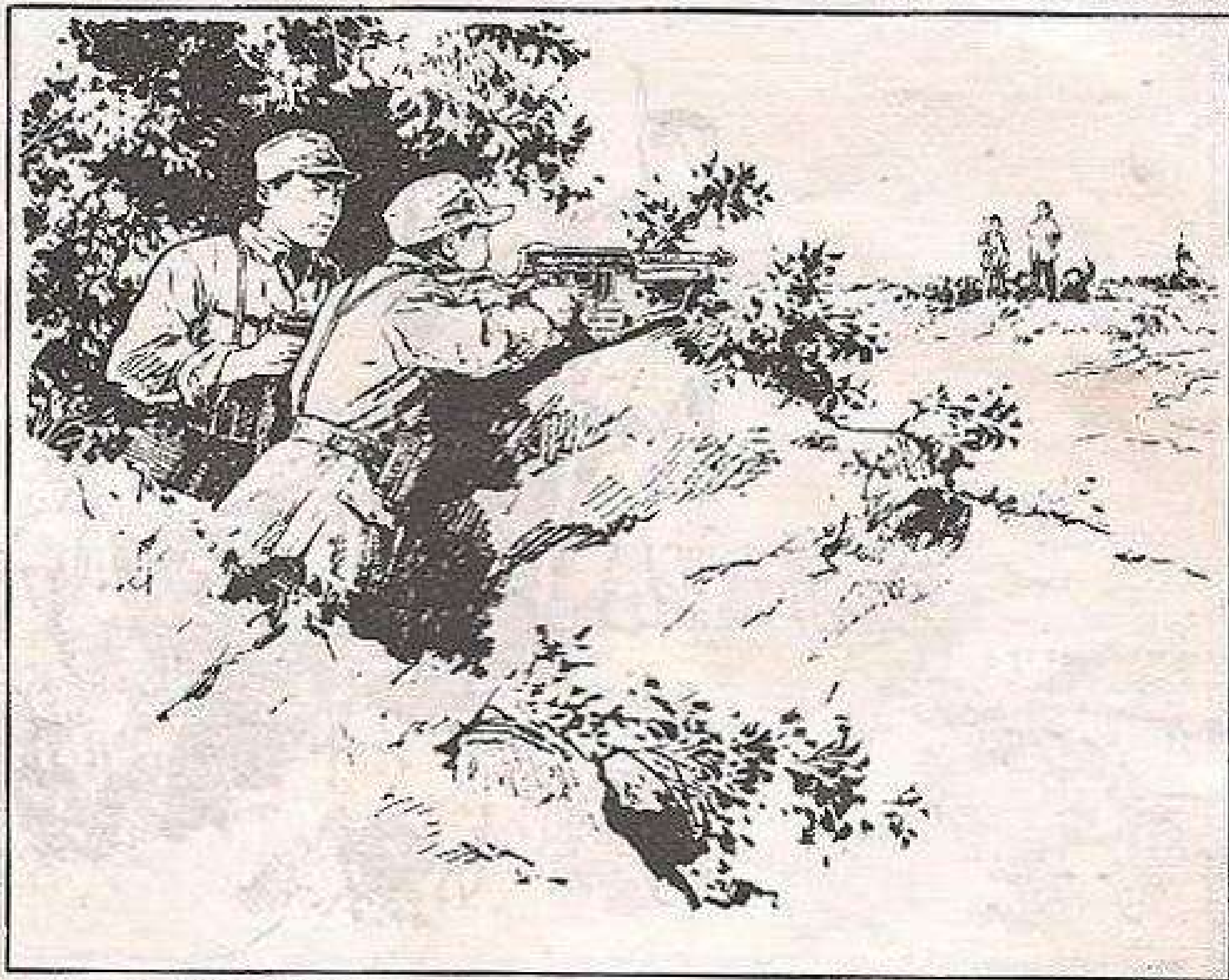


( 65 ) 正在这时，老大娘说话了：“孩子！你在哪里，我怎么看不见你？”小陈眼圈里涌出了两汪泪水，大声地答道：“娘，我在这里。”



(66) 接着，老大娘又道：“孩子，站起来，让我看一看你……不，别站起来，你千万别站起来，你只要叫我一声好了！”“娘！……”小陈颤抖着叫了一声，眼泪刷刷地淌下来。





(67) “暖，好孩子，你看见我和你兄弟吗？”老大娘亲切地说。小陈只回答了“看见……”两个字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

(68) 突然老大娘提高了嗓音说：“好孩子，行了，打吧！不要听陈老五这老狗的话，打死这些强盗！打吧！”就在这时，小陈的枪响了，那个挥红布的匪徒，没来得及缩回身子，就应声而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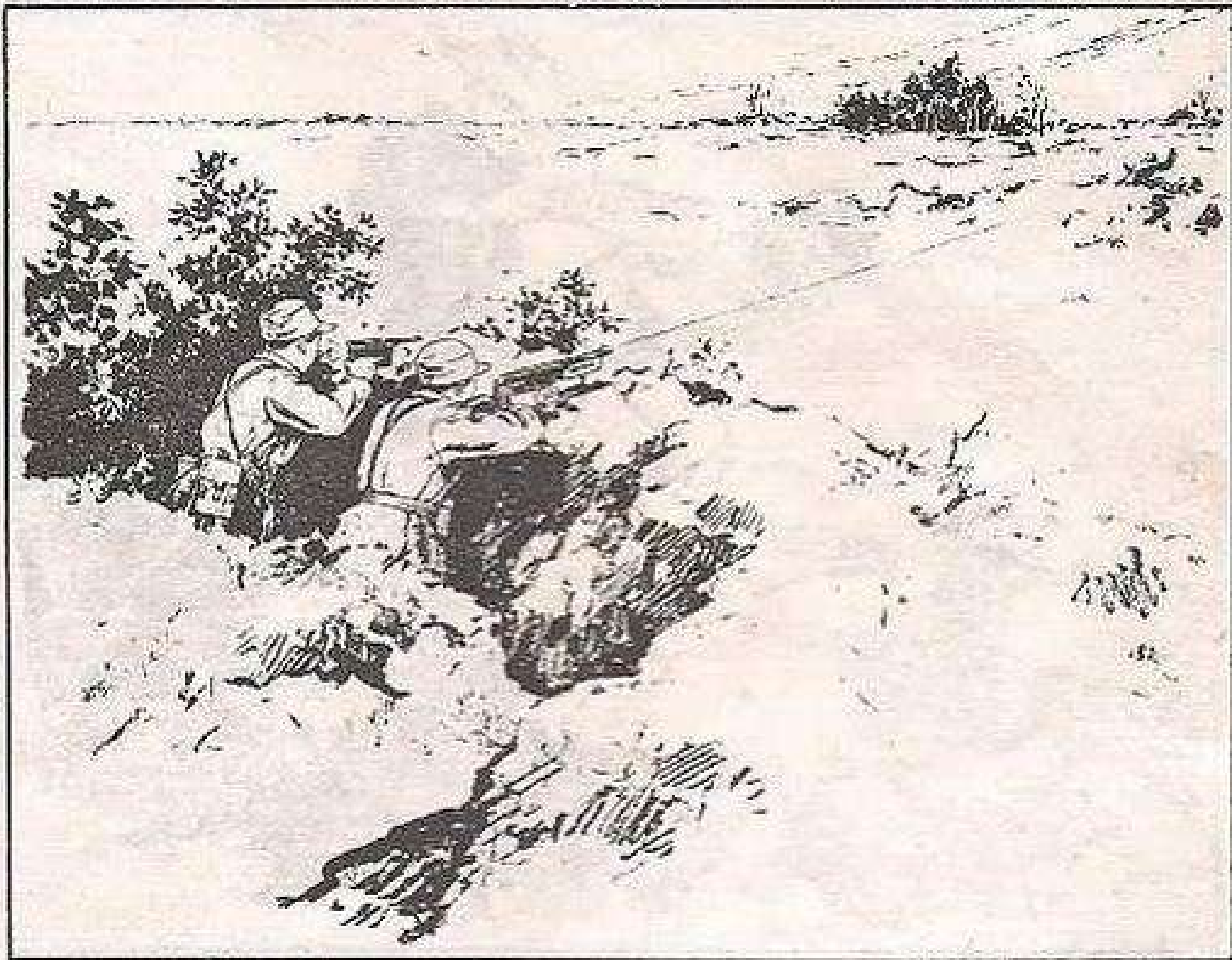


(69) 老大娘看着她脚下的匪徒，微笑着说：“好！打得好！是我的好孩子！……”这时，沙丘后面响起了一枪，老大娘的身子晃了一下，就慢慢地倒了下去……



(70) 我的全身一阵颤动，愤怒地端起枪，然而沙丘上已经一个人影也没有了，连小佳也被他们拉下去了。我看小陈，他眼睛里冒着火一样的光，一动不动地望着躺在沙丘上的母亲，嘴唇边淌着咬出来的血。





(71) 一忽儿，沙丘上冒出了一个人头，马上被小陈击毙了。我们盯着沙丘，见一个人影就打一个。十分钟后，敌人就不敢再抬起头来。



(72) 忽然，敌人又喊话了：“别打枪，别打枪！”随着喊声，小佳又被推出了沙丘。接着，四、五个匪徒一个紧挨一个尾随在小佳身后，向堤下冲来。



(73) 这一下我惊住了，小陈也停止了射击。敌人推着小佳一步一步向这边走来。小佳的胸膛迎着我们的枪口。



(74) 双方的枪都不响了，只听见河里波浪的呼啸声。突然，小佳大声地叫起来：“哥哥！怎么停着？打呀！给娘报仇！我身后就是陈老五，朝着我开枪吧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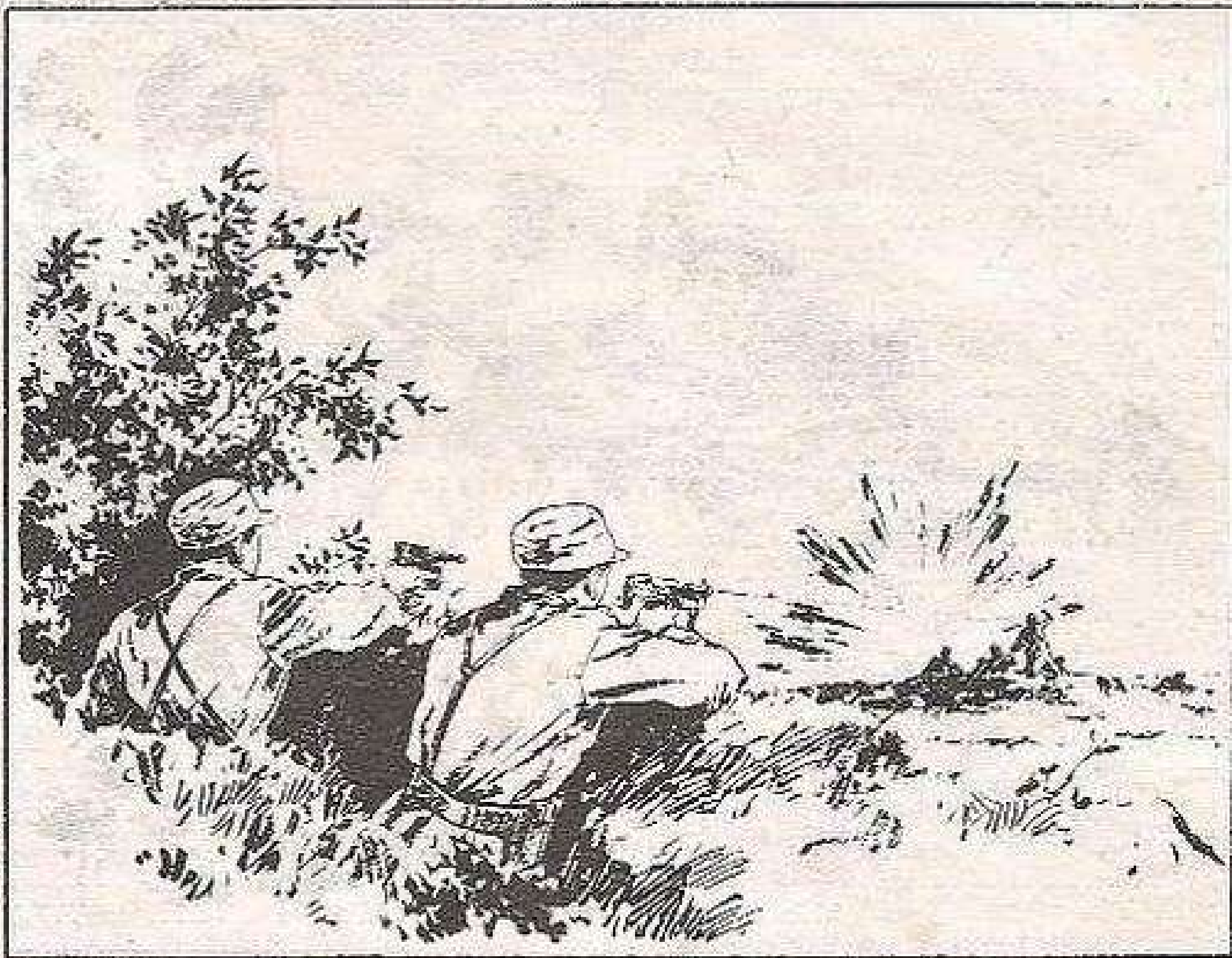




(75) 正在这万分紧张的关头，虎子忽地打斜刺里飞扑过去，咬住了一个推着小佳的匪徒，那匪徒大叫一声，便倒了下去。小佳迅速地从这匪徒身上夺下一颗手榴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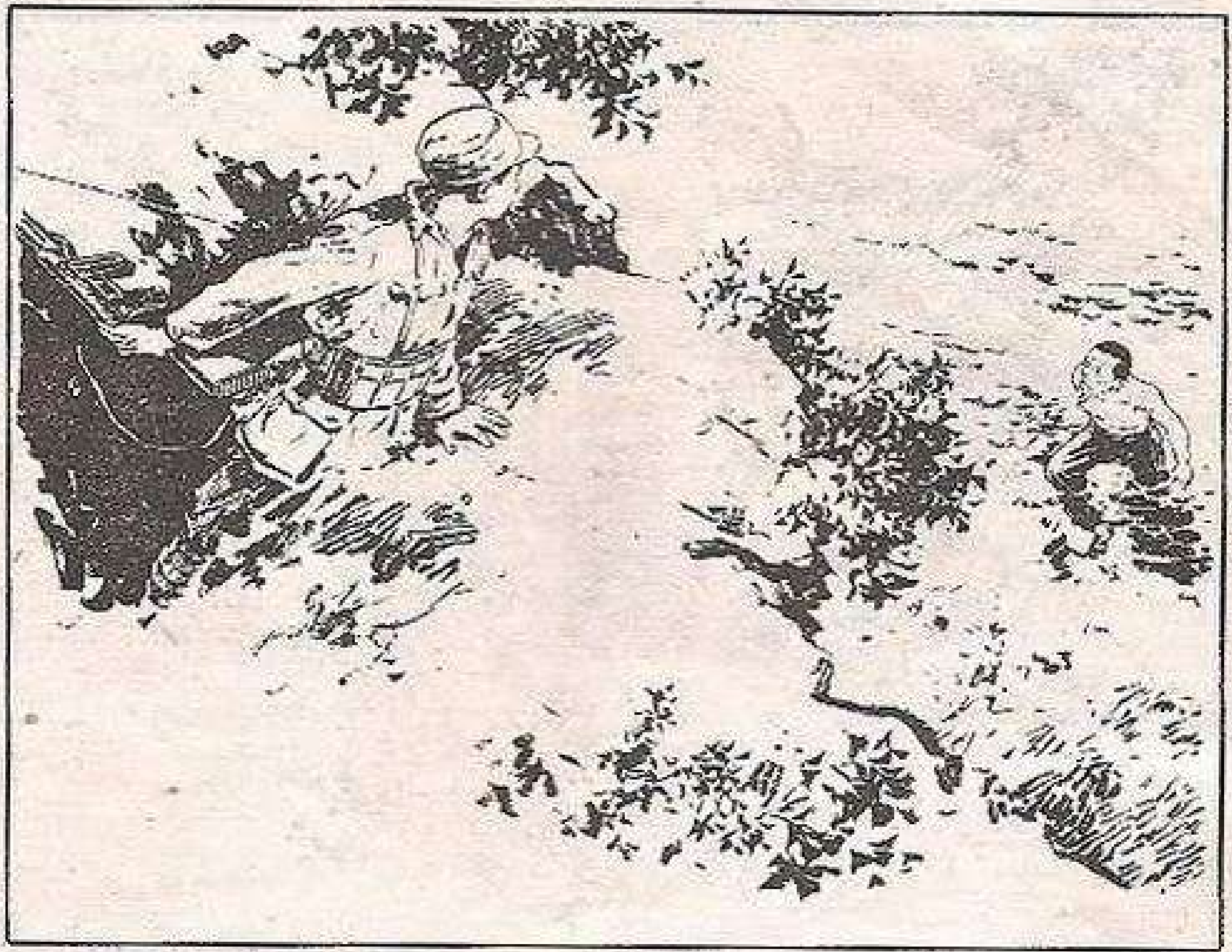
(76) 小佳一咬牙，拉开了手榴弹的弦。



(77) 手榴弹“轰”的一声爆炸了，堤上涌起一片烟雾。剩下几个没炸死的匪徒，连滚带爬地向后逃奔。我和小陈的枪口立刻吐出了一道长长的火舌。



(78) 南面的敌人被我们的火力压在沙丘后面，可是西面和北面的敌人却蜂子似地围攻上来。



(79) 这时，老人已晃回了西岸。小陈回头看见了，高兴得站起身来喊道：“爹，快呀，快……”正在这当儿，敌人的一颗子弹射中了小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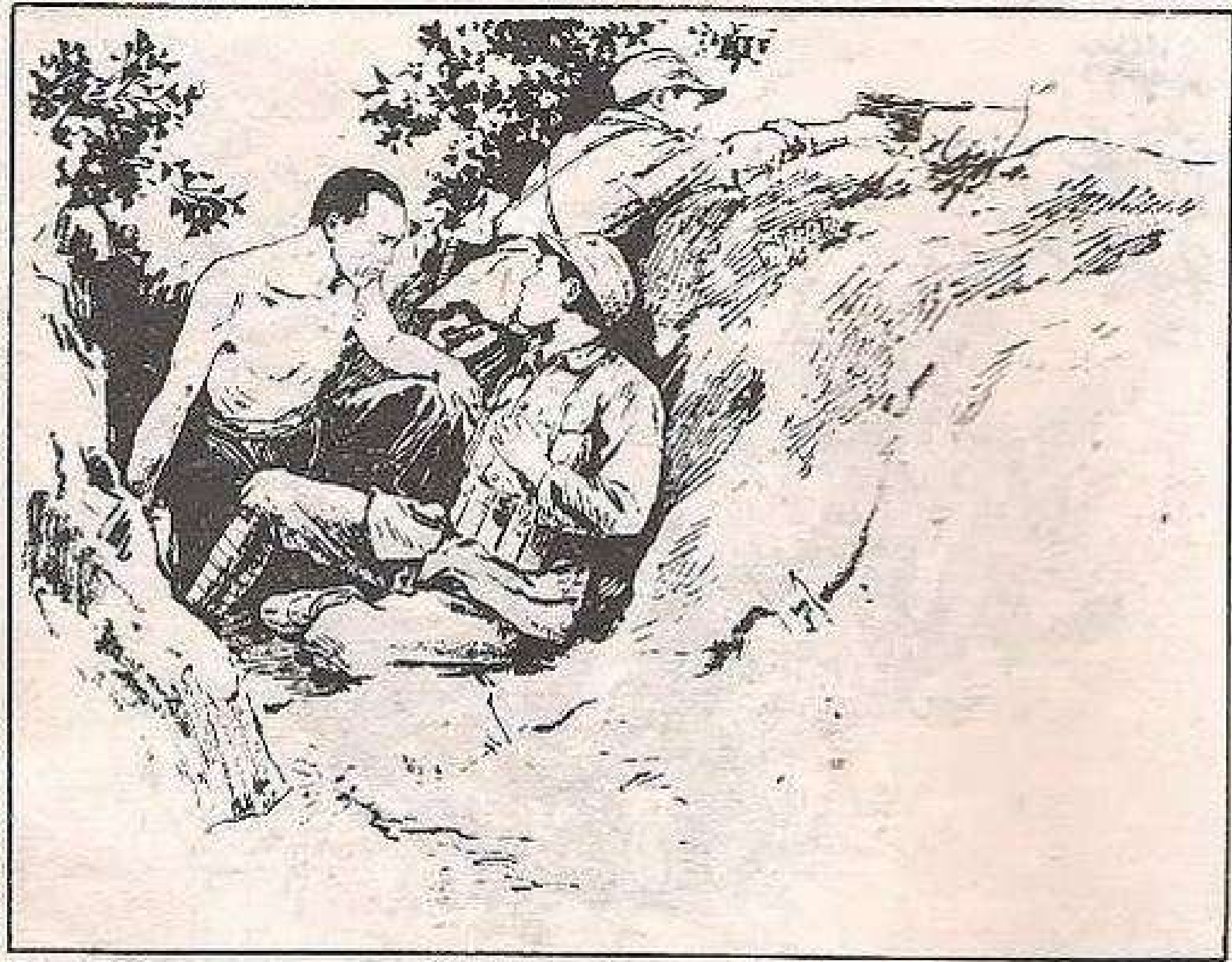




(80) 我喊了两声小陈，他没有动，我心里感到一阵难过。敌人趁着这个空隙又冲锋了，我端起匣枪猛烈地向堤下扫射，匪徒们才又退了回去……



(81) “快下河!”老人上得岸来,就拖我下河。我执拗地说:“不!”继续向敌人射击。我要报仇!为老大娘,为小陈、小佳报仇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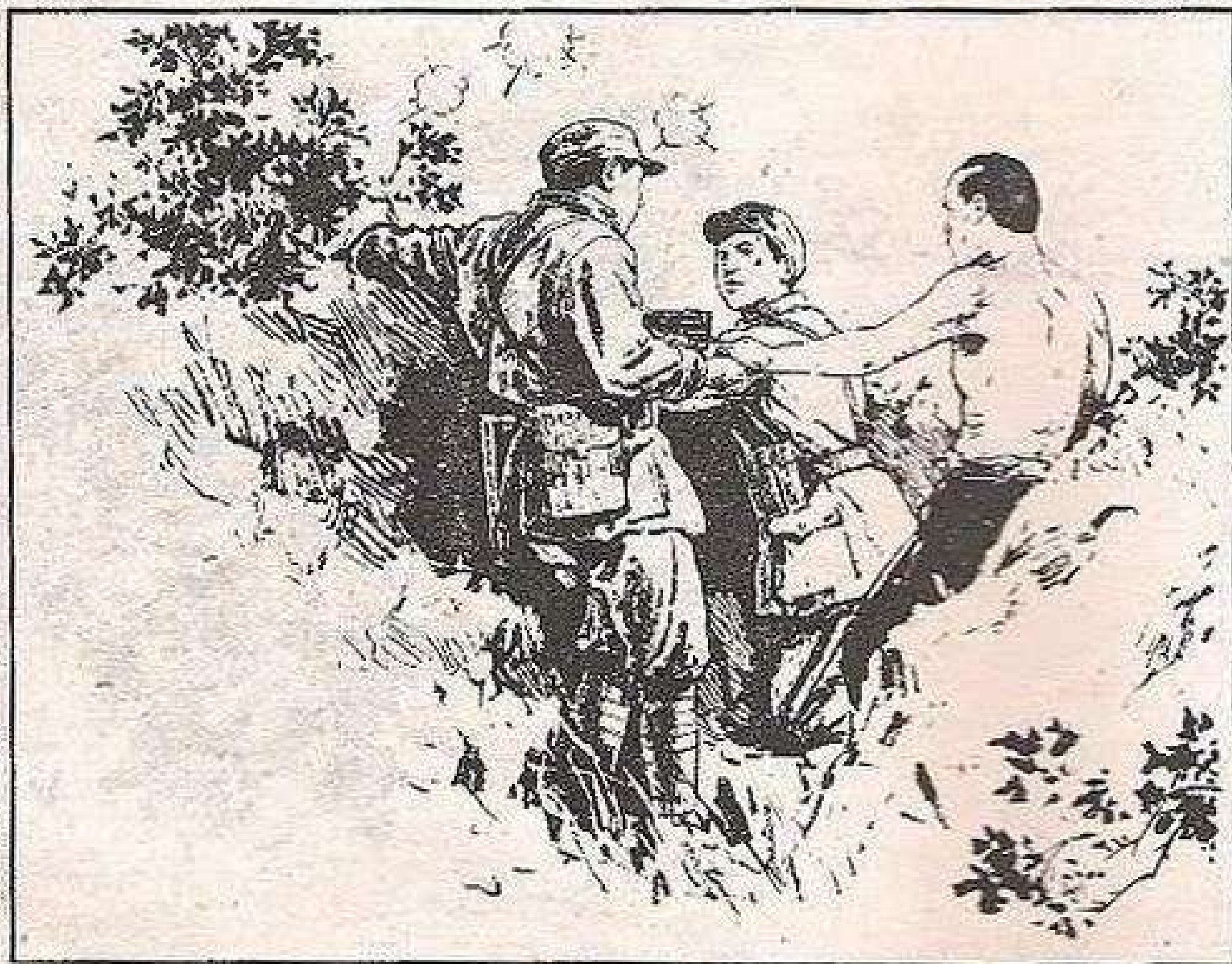


(82) 老人在我身边看见了胸前流着血的小陈，抖动了一下胡子喊道：“孩子，……”小陈微微地睁开眼睛，嘴角咧笑了，沙哑着声音说：“爹，你来的正好，快，快带队长下河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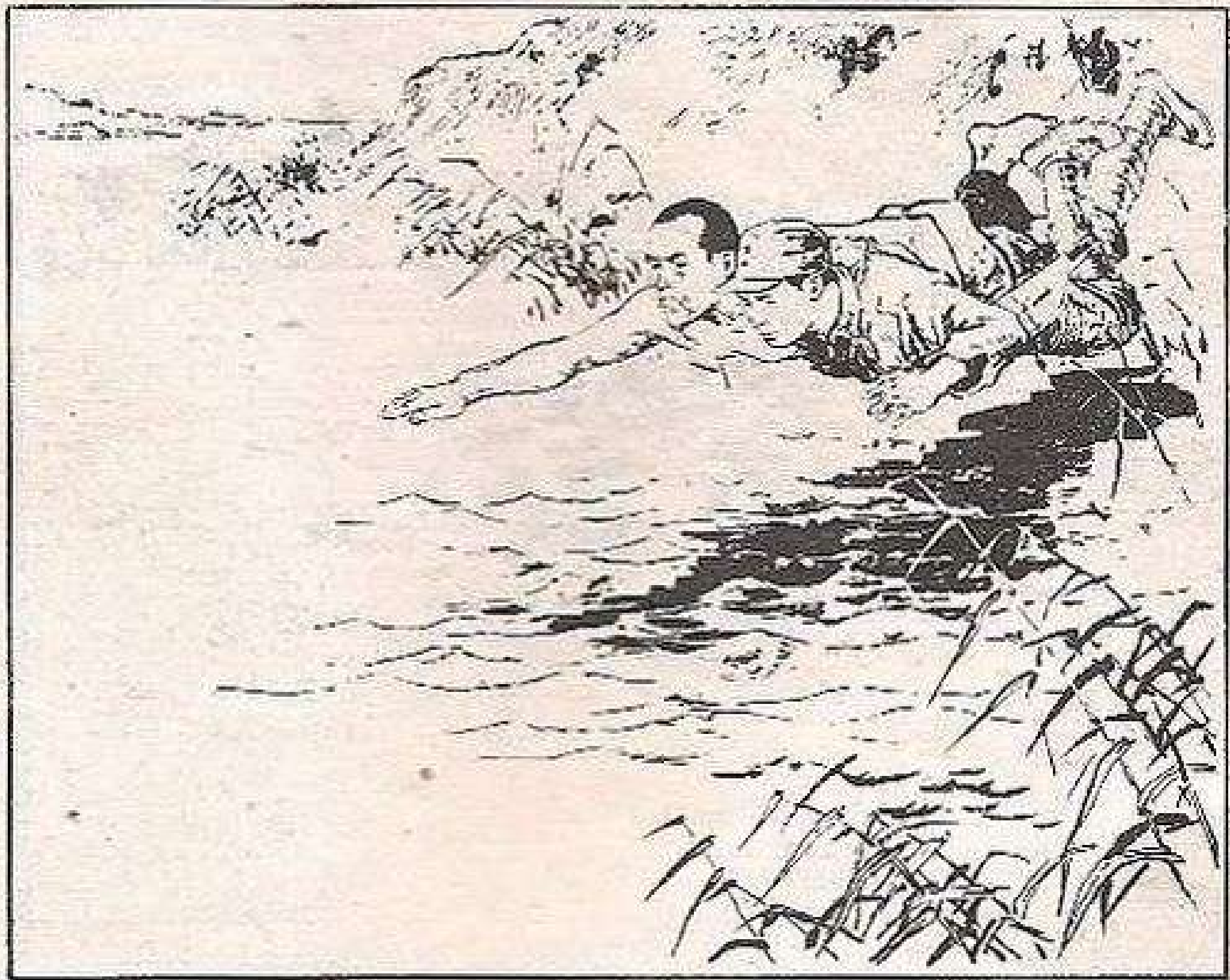
(83) 老人看见了堤下的大娘和小佳的尸体，满脸怒火，眼珠子都快迸出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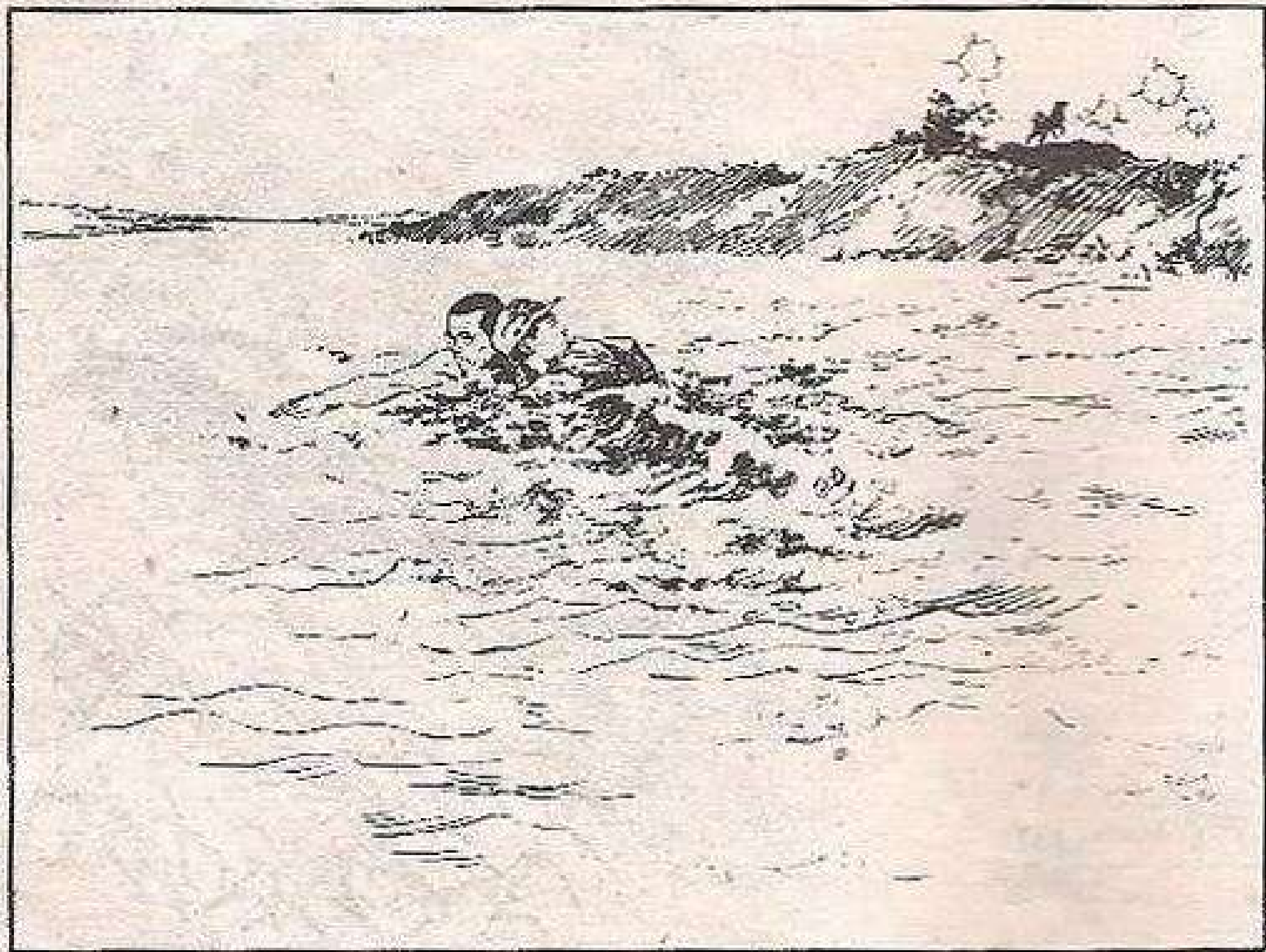


(84) 但他马上擦干眼泪，抓着我的胳膊说：“走！快走！”我说：“不，老大爷，你架着小陈走吧！我掩护。”小陈突然大声地说：“别管我，你快走！我掩护你们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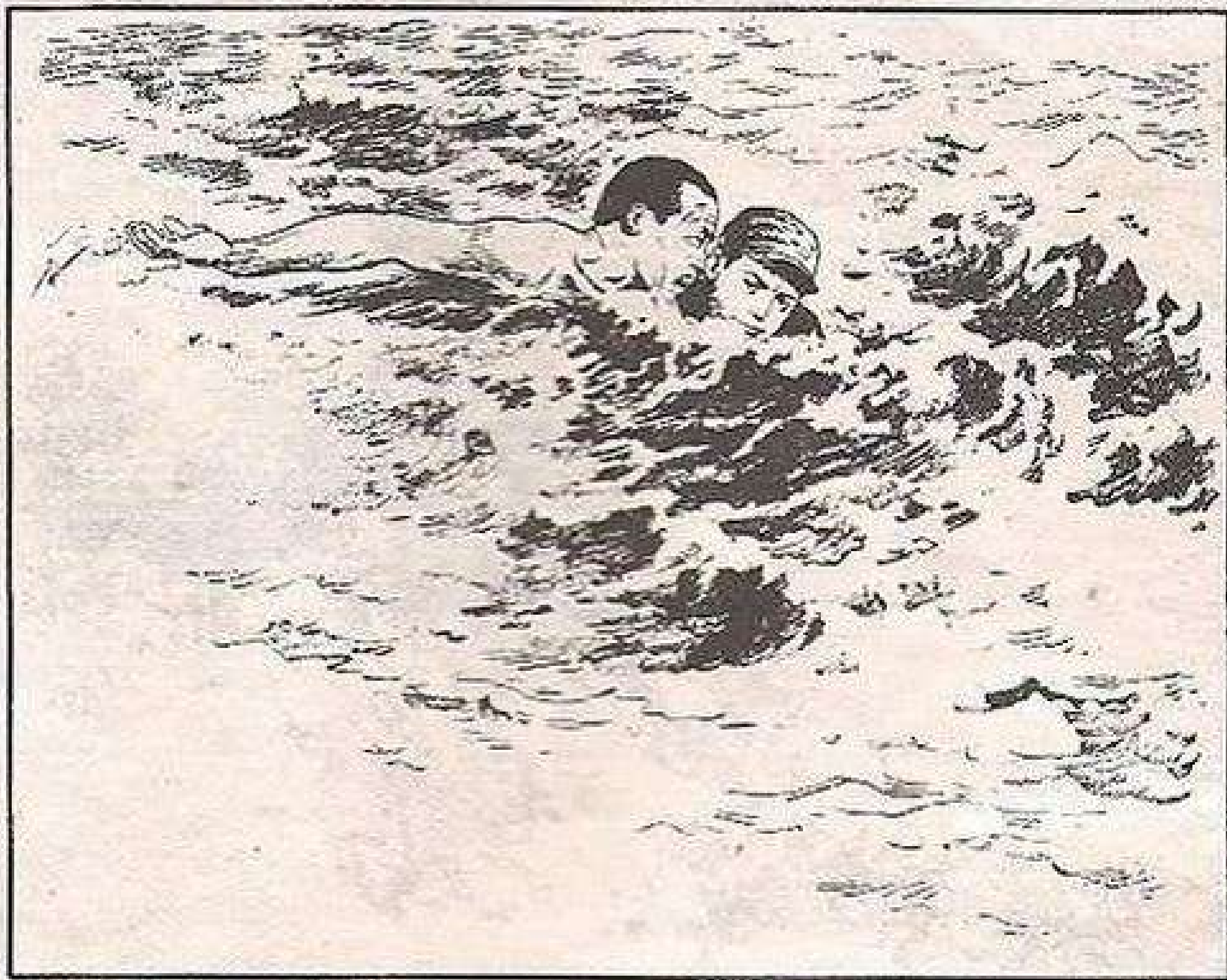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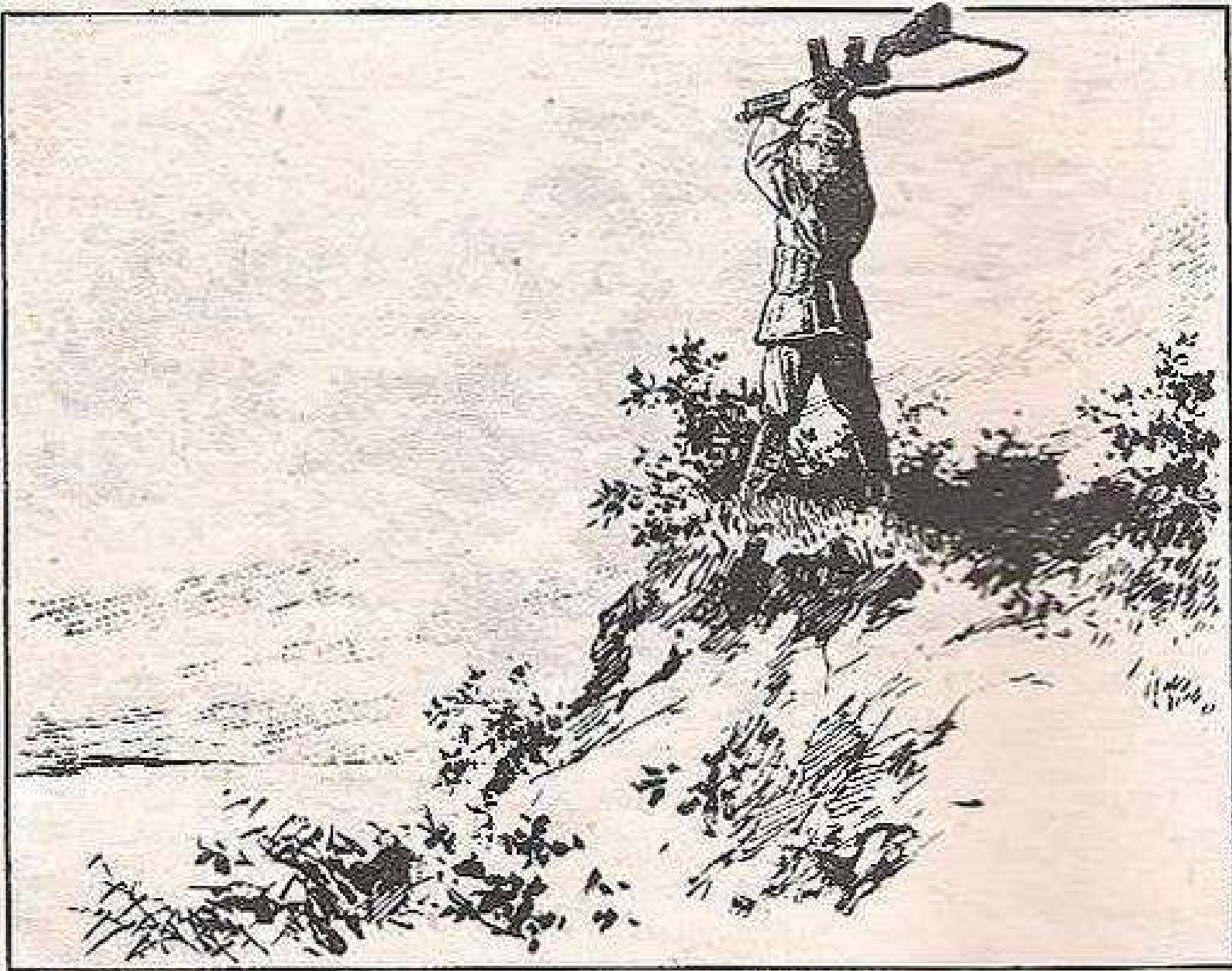
(85) 我正想再说话，但是被老人一把往腋下一挟，直向河里扑去……



(86) 四周响着风浪的吼声，回头望堤上，看不见小陈的影子，只看见一缕缕白色的硝烟在壕沟上涌起，虎子在堤上跳跃、咆哮；小陈在战斗，在阻击敌人。



(87) 白花花的浪头，一个跟着一个压下来。我觉得晕眩起来。然而我仍然挣扎着回头向西张望，“老实，别动！”老人严厉地命令我，但是怎么能使我不挂念着小陈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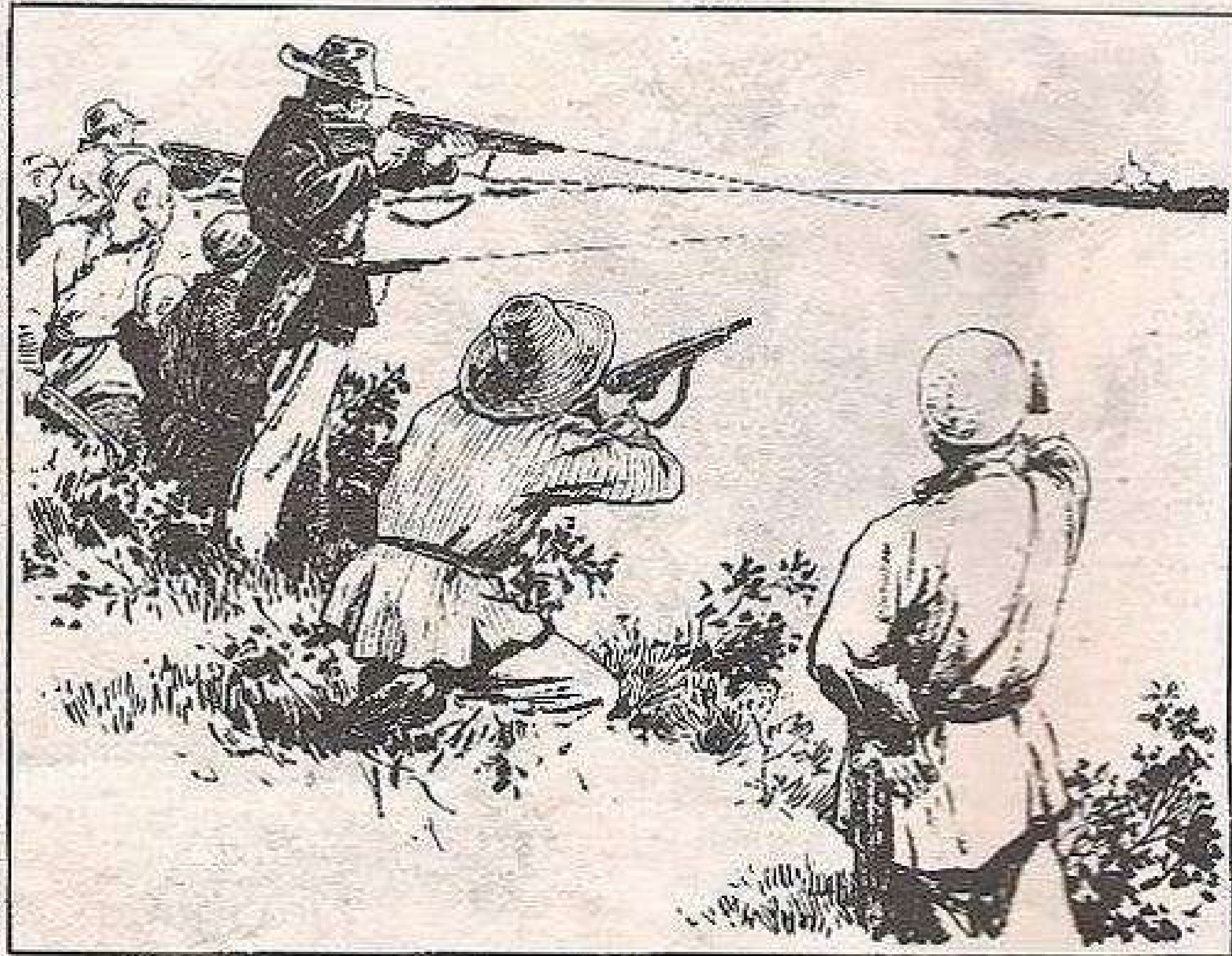


(88) 突然，西面堤上的冲锋枪声不响了，我回过头去，看见堤上出现了一个人影，啊！是小陈。他走到河堤上，顺手把冲锋枪抛向河里。



(89) 接着，他转身抱住冲上来的一个匪徒，一扭身跳下了浊浪滚滚的大河……





( 90 ) 这时，敌人拥到河堤上，猛烈地向水中射击，但是我们已冲过了河中心的急流了。同时，东面大堤上，也响起了老杨掩护我们渡河的枪声。



(91) 突然,我觉得陈老爹那只挟着我的胳膊痉挛了一下,接着就软软地一松,于是我的身子一沉,落进了水里。我一阵晕眩,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

(92)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已在东岸了。老杨正在给老人的左臂包扎。我完全明白了，老人在河里受了伤，但是他仍把我带上了东岸。我的眼圈一热，眼泪不自觉地流出来。



(93) 接着，小陈也浮过来了。他的伤势很重，我们忙给他包好伤口，抬到附近的一个地下医院休养。





(94) 过河后，我们立刻把队伍整顿起来。老人也参加了武工队。这支队伍接着打了几次胜仗，使河东的局面稳固地开展起来，把大批敌人拖住，大大便利了我军外线出击。我们在斗争中也锻炼得更加强大了。



## 黎明的河边

|     |     |   |
|-----|-----|---|
| 原 著 | 峻   | 青 |
| 编 绘 | 顾 炳 | 鑫 |
| 封 面 | 顾 炳 | 鑫 |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上海长乐路473弄30号

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开本850×1065 1/64 印张1 16/32

1978年2月第2版

1978年2月第13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8081·790

定价: 0.11元

## E书资料:

本连环画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,原著:峻青,编绘:顾炳鑫,封面:顾炳鑫。1978年2月2版15印,64开,定价0.11元。

《黎明的河边》是峻青的代表作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国民党反动派侵陷胶东昌潍。在河东地区坚持敌后战斗的第一武工队,活跃于烟潍路两侧,打击还乡团匪徒,有力地威胁着敌人的运输线。为了加强河东的斗争,粉碎敌人扫荡昌潍后方的阴谋,党决定派姚队长、杨副队长前往河东整顿武工队,领导队伍进一步发挥牵制敌人的作用。姚、杨两人在通讯员小陈护送下,历尽艰险,通过宽达四十余里的敌方严密警戒区,渡过潍河,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党交予的任务。这个故事,有力地表现了革命人民不避艰险、坚贞不屈、英勇献身的崇高品质和斗争精神。

顾炳鑫,1923年10月出生,上海市宝山区人。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,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二、三、四届理事,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团委员,上海美协连环画艺委会主任,上海连环画研究会副会长。早年的创作版画和漫画。50年代后从事连环画工作,创作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,被誉为新连环画的开拓者。60年代后,在钻研传统白描和明清版中线描的基础上创作中国人物画。对李公麟、陈洪绶的作品率心琢磨至深,逐步形成了以长线描为主的兼工带写的作品风格。作品着重关注人物造型的变化和对人物性格情态的刻画,画风严谨,描绘细致。曾多次在全国性的展览中获奖,在国内外多次举办过个展和联展,作品为中国美术馆、中国人民大会堂、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及一些省市的博物馆收藏。被誉为现代中国新连环画的开拓者,与北京画家刘继卣并提为“南顾北刘”。

本电子书内页由“卡通之窗”会员“寂寞沙洲冷”扫描提供,封面封底取自网络,由52ebook会员阡陌制作于2006年7月。